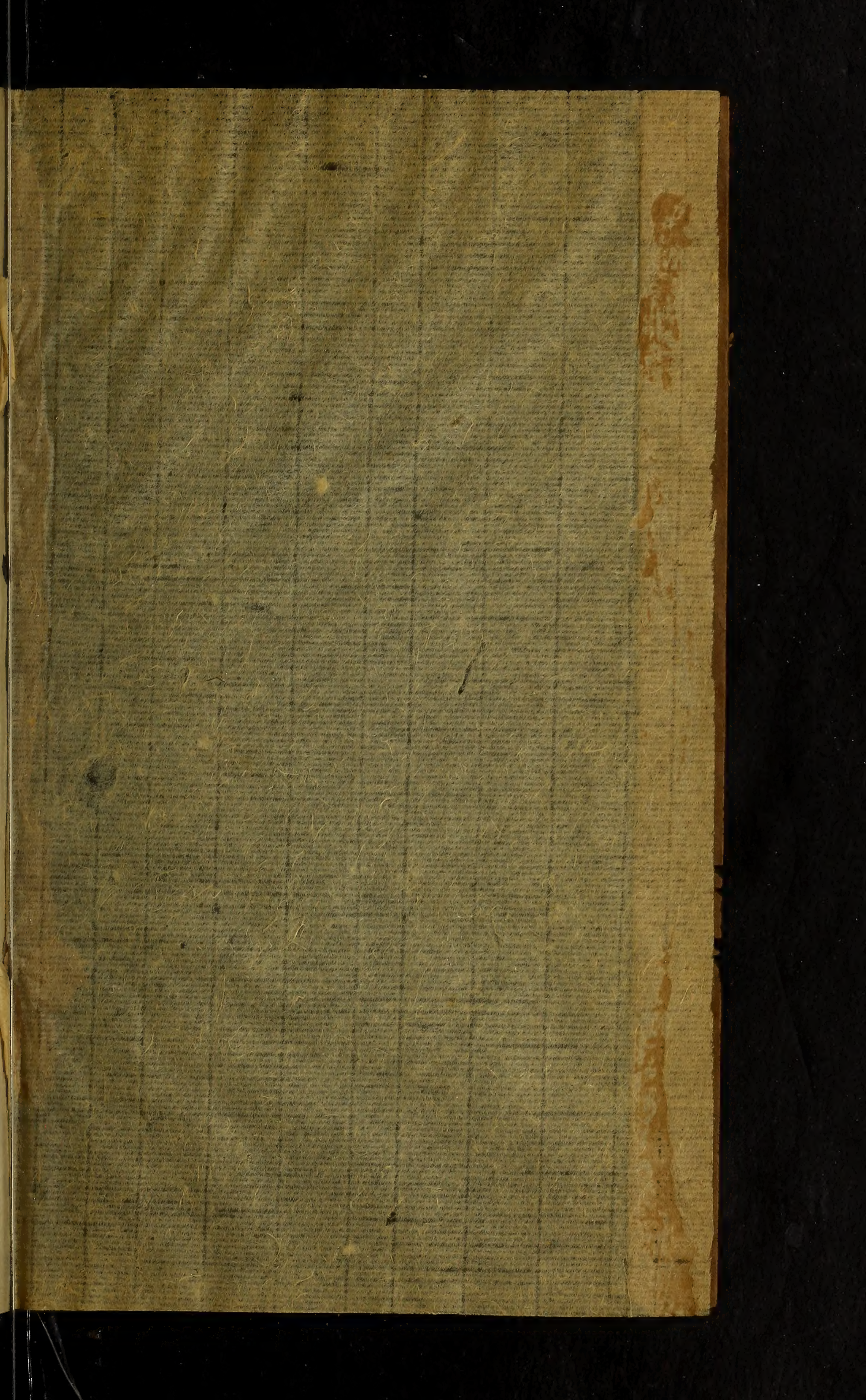
新刻黃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奇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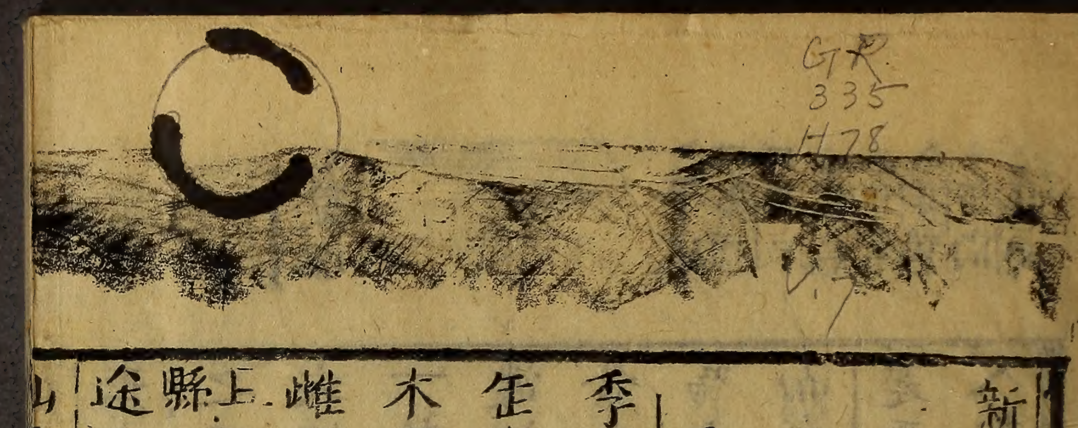
江夏明陽宣史徐衜述
汝南清真覺姑李理贊

林屋石樓秘本

○○○傳央候冶仙鑄劍　○○○究三一漁丈談玄

季斯召孔子與語。如在河海。莫窺其際。斯家人穿。井得土缶中有一羊。斯出問曰。穿井得狗何也。孔子曰。羊也。丘聞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問家人。果然。斯驚服。舉爲中都宰。汝今上時四十二歲。乃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男女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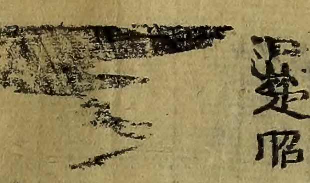
新刻黃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首集卷之六

江夏　明陽宣史徐衜述
汝南　清眞覺姑李理賛

林屋石樓秘本

○○○傳火候冶仙鑄劍　○○○究三一漁丈談玄

季斯召孔子與語如在河海莫窺其際斯家人穿井得土缶中有一羊斯出問曰穿井得狗何也孔子曰羊也丘聞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問家人果然斯驚服舉爲中都宰汝今縣上時四十二歲乃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男女别途强弱異任路不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四方皆取法





楚昭　羋建　秦景　秦哀　孟嬴　伍奢　羋勝　伍尚　伍員

焉有陳使至中都致陳侯命言本國有隼集於庭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八寸孔子曰肅愼氏矢也先王以貢矢分封大姬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楚君昭名珍亦遣使來問渡江得一物如瓜孔子曰萍實也吾嘗問津於楚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乃散而復合之兆使者歸告楚昭曰眞聖人也自楚平殺三兄自立爲太子建求婚於秦哀公許以長妹孟嬴景公女楚平聽讒而自納以從勝與建遣鎮城父命伍奢爲輔孟嬴生子珍楚平欲殺建建與子勝奔宋使者執奢至郢逼誘其二子入朝長子尚赴命同斬於市次子員子胥脩僶字見手書心疑

薳越

皇甫訥

顯蹟於隋

今卦曰甲日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主上下相欺知建在宋遂奔與相會宋方亂復去之鄭子產卒建謀襲鄭事洩被殺員同勝逃出想可與楚敵者惟吳東行數日將近昭關（在江北和州小峴山之西兩山正峙中爲關口吳楚之交）（來得甚巧）右司馬薳越駐於此員偃息深其有者叟扶杖入見曰君非伍氏子乎員大駭叟曰吾乃扁鵲弟子東皐公老隱於此君不必諱可過敝廬相商員勝隨行至莊引入上室員以實告東皐出酒食款待至七日員曰有父兄讎以刻爲歲東皐曰足下雄偉見者易識龍洞山皇甫訥彷類君貌慷慨仗義有頃訥至代述所以直任無辭當晚治湯與員洗沐明晨員取鏡

漁丈人 夢壽 諸樊 餘祭 夷昧

照之哭曰大仇未報翁髩蒼斑東皐慰之曰無傷用藥爲君改易耳與詢更易其衣勝亦村裝隨詢至關關卒見詢有驚愕之狀盤佳入報員勝乘隙出關遂越執詢推問適東皐至曰吾友皇甫詢偕我出關東遊耳越謝過員疾行至鄂渚沿江有漁舟負呼渡漁父食以麥飯既渡解劍與之父笑員請問姓名父曰呼吾爲漁丈人吾呼子爲蘆中人可也蕩舟而去員至梅里吳舊都藏勝於郊乃佯狂吹簫乞食吳至夢壽始覇僭稱王遺命兄終弟及諸樊傳餘祭餘祭傳夷昧昧卒季札不受昧子僚自立光心不服子諸樊求善相者被離舉爲市吏見丐者雄偉邀坐問之乃楚亡

王僚 被離 專諸 闔閭 煩臨 歐冶 干將 梁毋

臣伍員引見光與謀其事員薦吳趨勇士專諸刺僚光即位號闔閭尊員爲行人周敬王六年也員相地形嘗水味築城於姑胥山東北陸門八象八風水門八法八聰今姑蘇城徙都於此別築一城於鳳凰山南以偪越名南武城在江府城東築治城於牛首山朝天宮地越大夫煩臨之子歐冶鑄劍數千號扁諸歐冶常與吳人干將同師梁毋學冶毋於西周時見市有嘯父者自稱冀州人補履數十年毋獨奇其不老每奉以飲食得授作火鍛冶之法嘯父臨上三亮山與梁毋別爇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於是知梁毋有道皆造求之惟歐冶干將身如奴役奉事始得其傳越之赤

妙義

吳允常

明此理者吾其師之

吳勝玉

吳風胡子

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於琉華山乃以錫雜銅爲純鈎之劍四十九日而不化往見梁毋毋教以必用人祭天帝將遣神女來侍爐得金水以配柔剛神劍成矣歐冶如其言夫婦俱入爐中立成寶劍六口吳諸樊遣使往求允常留其光屬鏤巨闕三劍以三口獻吳一曰魚腸闔閭授專諸刺僚以爲不祥函封不用二曰盤郢愛女勝玉卒用以送葬舞白鶴於吳市觀者萬人皆殺以殉三曰湛盧後忽失之楚昭卧於宮既醒見枕畔有一劍召相劍者風胡子示之風胡驚曰湛盧之劍爲吳所寶臣聞乃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出之有神

服之有威楚昭以為夫瑞闔閭使干將於天馬山鑄劍三千仿魚腸式山頂有雙石如魚以架爐足其後一夕風雨、化魚飛去（今匠陰青山上有鑄爐）更令干將居匠門。別鑄利劍採五山之精鐵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妙選時日。天氣下降百神臨觀聚炭如丘使童男女三百人裝炭鼓橐三月、而金鐵不化干將心疑其妻莫邪曰神物之化須人氣而後成今作劍不就得無待人乎我能效之乃沐浴斷髮剪爪立於爐旁使男女復鼓橐炭火方熾莫邪自投於爐頃刻金鐵俱液瀉出二劍先成者即名干將後成者即名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傷妻之死匿其陰而獻其陽闔閭

伯嚭 姑布子卿 要離 慶忌 孫武 亢倉子

試劈大石應手而開即虎丘試劍石王重賞于將後知匿其一使人往取不得將殺之干將取劍忽自匣中躍出化爲青龍干將乘之升天俯首謂使者曰吾劍藏於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我隨梁毋去矣使者還報盍寶干將楚之伯嚭亦逃至吳謁子胥訴冤遂引爲大夫被離見噽曰觀嚭鷹視虎步用之必爲子累員不爲然被離隱去更名姑布子卿每與扁鵲同遊僚子慶忌逃於艾城闔閭患之貫進要離使刺殺慶忌又舉齊人孫武熟學韜鈐於亢倉子隱於羅浮山之東在維揚泰州闔閭具禮往聘武出山以所著十三篇次第進上試以宮女演習皆中繩里命武將兵伐徐及鍾吾

掩餘
燭庸

知足不辱

申包胥

浣紗女

知幾其神乎

執其二君僚弟掩餘燭庸奔楚武追至舒城執殺之闔閭伐楚徵兵於越不至怒欲伐越武曰歲星在越伐之不利闔閭敗越於檇李武謂員曰四十年後越强而吳盡矣員誌其言闔閭以唐蔡爲鄉導孫武直趨漢陽五戰入郢楚昭奔隨員握楚平墓鞭其屍移師伐鄭爲建報仇得漁丈人解圍乃釋鄭武勸立勝爲楚後闔閭不聽楚臣申包胥如秦乞師哀泣七日秦師出敗吳偏師楚昭返國員請立芊勝楚人迎歸封白公員欲求東皐皇甫報之不知去向就地再拜毀昭關過溧陽投金於瀨以謝浣紗女旋師之日孫武固請還山員留之武曰子知天道乎夫功成不退

必有後患。吾非徒自全。并欲全子。員、弗聽。武飄然辭行。闔閭贈以金帛數車。武隨路散於貧者。歸山復著書六十二篇。常出遊原野。遇二人風情蕭灑。服餙古樸。問之。答云。東皐公皇甫訥也。武敬禮曰。子胥嘗言高義。今將何往。東皐曰。前東遊遇太師岐伯。又託爲南陽人范蠡。字少伯。昔在秦爲太醫。時有主魚小吏赤須子奉事甚謹。因傳以服食。遂同遊吳山。適推越得歲星。闔閭强暴伐之。太師欲屈身於越相助滅吳。赤須自歸鄮邑。太師往見一眞道人。求其兵書陣圖陰符决勝之術。命我二人留居江淮。俟功成再與相見。故於此採藥濟人。孫武有心訪道。遂問一眞根由。

引起下文

應前

辛研

計然

東皐曰太師云是上清之徒即齊始祖太公幾百年間往來江漢常爲漁翁不留姓名今棲於葵丘濮水之上專心研究玄微因假名辛研一曰辛鈃字計然鈃音刑謂所計皆自然也曾在晉與諸公子遊復事老子得聞其道著通玄經一十二篇名曰文子歸本太上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卒萬古於一篇誠經世之樞要也予欲請見予當偕往武欣然隨至濮上尋見漁舟具求開示計然恐岸側有人竊聽乃蕩漾入濮水中流謂武曰子殺伐太重仁德有虧當遭刑戮之報武驚問曰黃帝制兵後世用之除殘去暴皆賴武功何爲獨招凶報計然曰佳兵不祥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今闔閭興師，焚人宗廟，毀人社稷，伐得歲之越，滅王制之徐，殺兄弟人倫已絕，殉萬民天理全虧，子孫享國必淺。已身斷桐凶終。吾子才識明達，允為道器，自宜閑户潛修，何事出山供役，戕殺生靈，致傷陰德。猶賴退隱日早，復以金帛濟貧，令生幸免，轉世難全。武跪曰：痛改前非，努力濟度，可得拔乎。計然曰：拜訪明師，躬行仁恕，終列仙階。武再拜謝教。計然又言：伍員雖為父兄之讎，然鞭死者屍，處生者室，未有人臣報怨如此之極者。不信吾子與被離之言，刎頸抉目，不亦宜乎。而其受恩必酬，天亦報施不爽。吾曾渡之於江上，所謂蘆中人，能救城中人。吳太宰嚭為

列子 馬丹

越太宰也東臯究問計然曰圭後自知復卯已之前程計然曰得止人爲師友大道可成東臯問所當師友者何計然曰青溪鬼谷子可師鄭國列子可友東臯曰鬼谷慕之已久未識列子從求計然曰先是狄人馬丹爲晉獻公木正公滅狄又殺恭太子申生丹遁去趙宣子時召丹乘車復入晉都靈公欲用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丹入迴風中去至今北方人尊祀之嘗問道於關尹子十反而十不告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始得一盼三年復見始熊顏而笑五年敎以澄靜七年後心口無是非利害始引並席而坐問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

鄭女 壺丘子林 老商氏 鄭穆 子陽

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絶慮之守也知其塵俗未斷但授以延年駐世之法丹因娶鄭女為妻復師壺丘子林子林以其心散好遊謂之曰三機一宗内觀取足至遊無適持後處先丹事之九年又往竜師老商氏受其法語曰靜虛得居心凝形釋飽食虛遊得意知進於是復與伯高子為友相規以道篤志行之乃能御風而行以名御寇隱居鄭之圃田四十餘年人無識者著書八篇號列子後曰冲虛經弟子歸者日衆鄭穆公時子陽為政專任刑法或告曰御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困窮無乃吝于不好士乎子陽遺㮚數十乘列子再拜而辭其妻不悦列子曰子陽游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亦將以人之言而責我罪矣此吾所以不受也無何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而列子不與時人稱之故謂其可友皇甫問立身之道計然曰予當廣濟以資陰德方可語道然濟人非鉅富不能且教予致富之術夫生財在於孕字蕃息然畜養雞豚供人口腹反增殺業惟牛可用力田於民有功吾子可收牯牸牧養使其生有蕃衍即可倚為貨殖溥濟世人矣訥拜領教孫武搔首沉吟曰二公可即修證我必隔世始能竊思人稟陰陽之氣而生衰老而死魂魄隨氣之清濁升降還諸天地流散寰中惡能再有後世來生可望是以疑之計然正色

能知三一者方是道

皇初起

皇初平

曰是何言歟。吾子惑之甚矣。豈不聞天眞皇人三一之說乎。凡修道者。務使精炁神三者合而爲一。緫而不散。雖歷終古不滅。即庸夫俗子。形骸蛻去。靈性常存。但不能識認本來耳。孫武頓悟。復拜求不昧前因之旨。許然曰。此等功夫尚遠。雖得道神仙。猶難認切。從來必得仙長指迷引歸。（引起皇氏兄弟）舊際吾子既有仙緣。何患不歸正道。東華曰。仙翁所言神仙轉世不悟從來。亦有說乎。許然曰。肅豫十四劫。赤松大庭二古仙相與遊戲。投入晉國。先後托生於皇姓之家。大庭爲長。曰初起。赤松爲弟。曰初平。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路遇一道士。引入金華石室中。教其默悟前因。獨坐四十

近在山東艮震之鄉出白石者羊也十者陽也七去一能識得始羔不昧

餘年始覺其兄初起行訪歷年不得後尋至衛國見市有道士善卜初起問吾弟牧羊野外失去已久願卜其存亡道士卜曰可得日言昔於金華山中見一牧羊兒自言姓黃字初平非若弟乎初起驚喜曰是矣道士即引至金華果得相見因問之初平曰賴容成天公相携至此已得警覺天公謂吾兄未悟故假卜者來引初起拜謝道士笑而不答初起問弟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無所見惟白石磊磊還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固在兄不自見與之偕往初平對白石太叱以鞭揮之曰羊起羊起白石皆變成羊遍地跳舞初起大異曰我弟獨得仙道如

此等聞可能學乎初平曰惟好者便可得之初起感其語於是棄家學道服松栢茯苓且久亦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面有童子之色陽體陽光罔象眞精眞炁生神學者若無慧劍丹道不成歐冶干將明火候而盡人功劍成丹就若謂自投於爐而身殞者未爲知道眞土眞鉛眞汞三者合一是爲三一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斯謂還原能知三一方可還原孰知初平初起更有赤松大庭一番事跡愈見援引之不可少

南伯逢

黃石公

二〇一神人道傳墨子　二〇七隱士諷諫聖人

初平方告以從來初起深愧不如以師長事之其後俱還鄉里親族死亡畧盡遂欲復歸原處臨行以方術授故人之子南伯逢初平歸淮陰番石山改名黃石公初起歸由阜大庭之堂思奮技巧立法傳後務使已之明智與黃石一般而後已復授勝路東平村依智氏托生以再顯於世汝等觀如此神仙尚不能自悟必經指點而始覺況於微末乎譬如根荄柔脆之草木浪性栽移不及時培養欲其不萎槁者鮮矣三子再拜受教計然移舟至岸謂東皐曰吾有小友渭子得渾丘公之術婦餌术節食養精三百年

犢子　墨翟　齊景公

著天地人三才之經四十八篇與我趣向相同欲度之出世彼於荷澤乘釣予以驅攝靈符藏於鯉腹中授之隱於宕山能制風雨復授以伯陽九仙法便能變化今遊於雎水百年未回子如至宋可善視之東皐應諾各自辭去孫子歸羅浮終老皇甫授衛北濵水啖齋牛特改名犢子東皐改姓墨名翟爲秦史官號爲史墨後入宋見染素絲者悲曰染於玄則玄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則其色亦字五入而以爲五色故入不可不慎也居年餘國人知其賢師者甚衆景公舉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墨子更居年餘歎曰世事已可知矣將委流俗復赤松

汙漫

支離先生

洛誦之孫

瞻明師

聶許

需役

于役

參寥

疑始

子遊也。乃謝遣門人吏裴遊行別號汙漫或言姓朱聞盧江有支離先生善劍術從學之殫千金之貲支離始傳教以屠龍之技三年技成而無所用笑曰能屠龍而無龍可屠技亦何益哉乃棄而東行泗水有異人曰洛誦之孫深得道妙但吝於教人墨子再拜懇求洛誦曰吾昔聞大道於瞻明師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于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皆約而秘（切要）密而傳外道子先誠正心意別有上仙來教也墨子告退結宇於黃石山下精思至道復自著書不輟清夜假寐似有人以被覆之如此三夜墨子振衣黙伺有一神人自空

成石父

而至乃起而問曰君豈山嶽之靈乎抑度世之仙乎願且少留論我眞道神曰見子好道故來相視未知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神遂授以朱英丸方素書道靈教誡五行變化凡三十五卷曰子有仙緣質地聰敏得此一書便成不必更求但不可自生異念有違大道語畢欲行墨子拜問姓名神曰我成石父也於是墨子依方修合奉法行皆得効驗復撰集五行記五卷世人指爲地仙遊鄭徃見列子已御風出遊問何時返其家人曰旬有五日後返墨子候之歸與語萬物性理井井有條與語神通變幻亹亹不倦至問其道德微奥則惘然失對墨子去而之

齊見都市有成石父祠異之問市人莫有知者一人賣藥於祠旁形容古怪問之其人曰我泰山崔文子也又名野子好服山朮年三百餘恒以醫藥度人學於扁鵲既聞白石山老人自號成石父有道德往求之教我以黃老之事同居藹山下修合黃老丸散復挈我至齊都賣藥時通國大疫人民死者萬計令我呼於市言能治此症長吏告之齊侯令速施救師授我以朱旛擁之下繫黃老散以臨民閭有染患者投散於水中飲之即愈齊侯方召見忽棄我去遊四嶽齊感其德故立祠於此我常往來治疾寄寓祠中墨子聞言欲往尋之文子曰比汝到彼又將他適矣墨

公山弗狃
陽貨
少正卯
黎鉏

子乃入雲夢訪鬼谷子執禮相見鬼谷與之細談玄理墨子更問今之最明道者爲誰鬼谷曰周之徵藏史老子道德淵微爲神仙之宗長但其教化華夷行踪莫定魯之孔仲尼當世稱其聖盡往見之墨子欣然往魯孔子爲中都宰一歲教化大行定公問曰以子之法治魯可乎對曰雖天下可也乃以爲司空年五十賁宰公山弗狃因陽貨爲亂季斯召孔子定其亂進爲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年五齊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危齊奈何公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欲以兵劫之孔子請具司馬齊入氣沮景公歸晏嬰請返所侵之田以謝過魯築城

以仲由
冉求
儀封人
顏濁鄒

於龜陰名謝城以彰孔子之功（年五十二）國之南境來一大鳥長喙而獨足鼓翼舞於田野人逐之飛騰北去季斯以問孔子子曰鳥名商羊居北海濱所至有淫雨齊魯接壤不可不脩斯豫戒修隄葢屋三日果大雨如傾斯以仲由冉求爲家臣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無百雉之城（長三丈高一丈曰一雉）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墮三都孔子（時年五十五）相魯大治齊人益懼黎鉏請歸女樂於魯斯與魯君受之三月不聽政孔子作龜山操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及郊祭膰俎不致於大夫孔子遂行由求棄官從之至衛之儀邑封人請見王於顏濁鄒家（年五十六）靈公致粟去萬居頃或有諸者公

顏刻

蘧伯玉

南子

魯哀

桓魋

信之孔子適陳過匡弟子顏刻爲御匡人以爲陽貨聚甲
圍之子路奮戟將出鬭孔子止之安坐鳴琴諸弟子作歌
相和匡人知悞謝罪而去蘧公追還孔子復之衛主於大
夫蘧伯玉家公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見之公與夫人同車
而出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
明歲子將立哀公孔子去曹適宋司馬桓魋欲害之乃微服
而過遂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逢相者姑布子卿
熟視良久迎謂子貢曰是爲孔丘歟得堯之志舜之目禹
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
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轉腰以下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

雨下桃逢相對　項橐　始造化小兒黔嬴　司城貞子　公良孺

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耗竈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
貢歸以告孔子欣然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狗然哉丘何
敢當乎遂適陳遇項橐與論日之遠近孔子詘其辯謂弟
子曰吾師也聞天上有造化神名黔嬴善知天地之理此
始造化小兒也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適
蒲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之行弟子公良孺賢而勇與鬭
甚疾蒲人懼孔子出東門適衛望之於野見一老人底春
披裘拾遺穗於畦並歌並進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
子貢請行逆之隴端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老人行歌不留
叩之不已乃仰應之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少不勤行長不競

林類 荷蕢 趙鞅 竇鳴犢 舜華

時若無晏子死期將至有何樂乎老曰故能壽若此樂若此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老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又安知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不喻其意還以告孔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靈公郊迎以入詢知衛人林類年且百歲樂道安貧孔子擊磬於衛以寓憂世之心有荷蕢者聞而歎之蓋避亂不仕自隱姓名孔子欲往晉西至河聞趙鞅殺賢大夫竇鳴犢舜華不濟而反還息乎陬鄉作息陬操以哀之既反衛靈公問陳孔子以未學對復如陳時六十也魯季斯卒子肥爲相諡康

○召孔肥
○吳公之魚
○沈諸梁
○荷蓧丈人
○長沮
○桀溺
○衛出

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沮之，乃召冉求。孔子有歸歟之歎。六十一歲，如蔡。六十二歲，如葉。沈諸梁問政，對以來遠附邇。遂行。仲由從而後，遇荷蓧丈人，問之。丈人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因止宿於家，以鷄黍食之，命二子出。明日，由見孔子告之。孔子知其隱者，使還見之。及至其家，已不知所之。孔子命由御車，適蔡。至黃成山（在許州葉縣），不知濟渡之處。見耦耕者，使由問津，乃楚隱士長沮、桀溺也。諷由從避世之士，耰而不輟。由以告孔子，憮然歎息。及衛境，聞靈公薨，國人立其孫輒。遂適陳蔡。楚昭使人迎聘孔子，將往陳蔡。共圍於野，絕糧三日，絃誦不輟。晚有長人入，皂衣高冠

抱甕丈人

挈接輿

披甲持戟咤聲動左右。由出戰不能勝。孔子曰何不探其脅曲探之其人力盡仆地化大鮎魚命弟子烹之子貢請至楚求援漢陰見一丈人爲圃入井抱甕以浸而灌子謂曰有械於此用力寡而見功多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機於胷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義不爲此。子貢憮然慚俯而不對。有閒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貢請問從東曰

原來是此老

吾漢江常作漁父偶種蕪菁欲收子作糧不久當挈接輿

遊諸名山入峨嵋玉笥讐煉上清金丹豈終與世相溷邪子徃矣勿妨吾事子貢卑取失色入郢見楚昭昭以兵迎圍始解孔子見一人狂歌從車前而過遽轍聽其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徃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車欲告以出處之義疾趨而去楚使鬭辛曰此人曾為郢邑門吏曰陸通字接輿好養生怡性平王時佯狂不仕時謂楚狂躬耕以食其妻名索亦明理昭王使人齎金百鎰車馬二駟聘之適其妻往市使致王命笑而不應使者不得其辭而返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通曰王不知我不肖遣使來聘我不許也其妻曰不從非忠也從之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絍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蕪菁子傳以為仙去今忽來見而以靈鳥為喻似知夫子者子貢亦以漢陰丈人之言告命引至所居茅舍依然儼若猶

熊宜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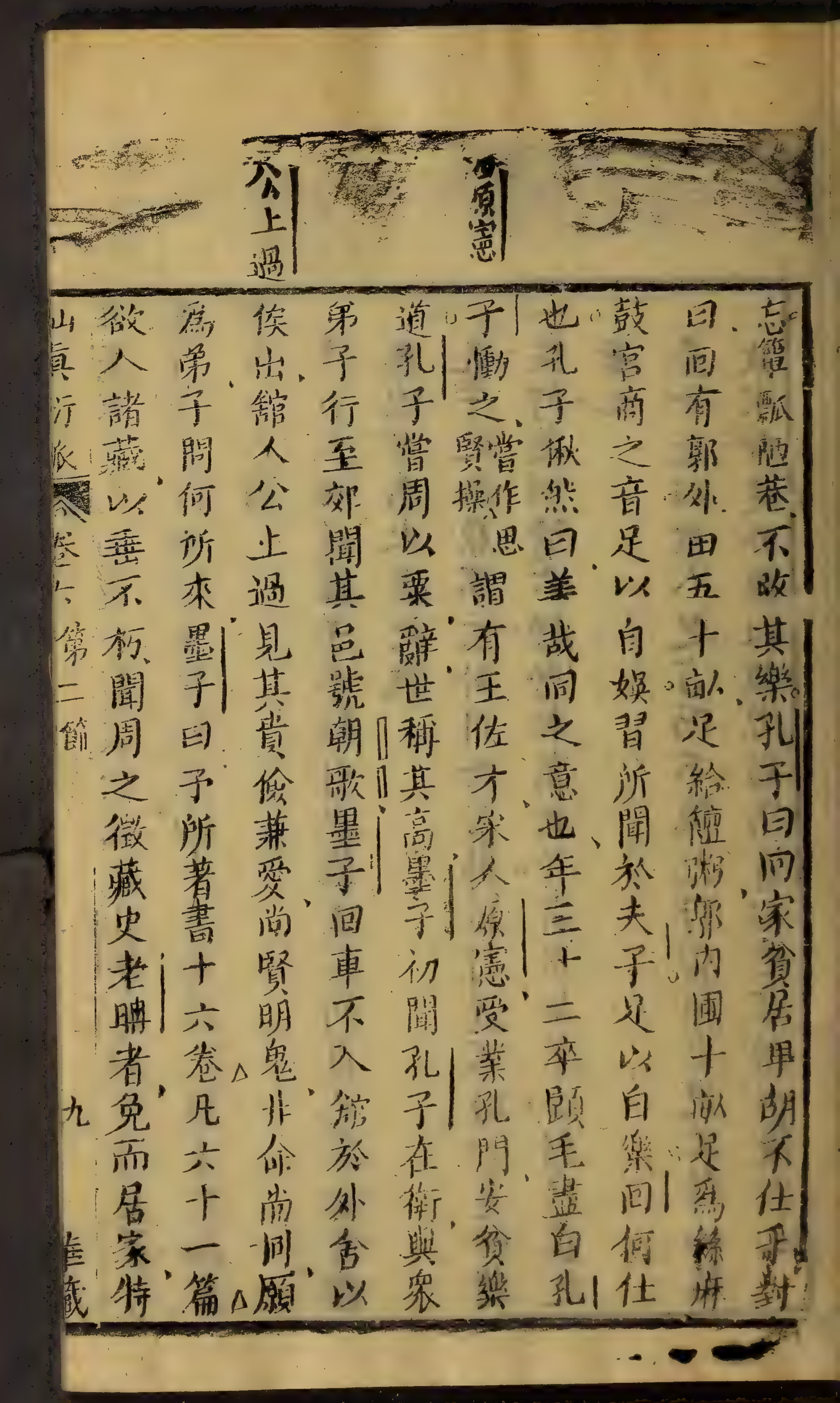
陳乞

齊悼

右數息同車至楚聘尊以師禮欲封書社之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曰其德不丁文武得據王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乃止孔子復返衛明年楚昭薨子章立楚惠白公勝殺子西等因楚惠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善弄丸可當五百人得之可成勝令往告宜僚不許乞承之以劍弄丸如故終不可致葉公沈諸梁入援白公兵敗自殺乞埋其屍亦咧死孔子居衛二年六十六歲卉官夫人卒孔子不食而泣七日乃止伯魚期年猶哭孔子曰嘻其失傷之甚也伯魚遂節哀齊自晏嬰卒大夫陳乞殺安孺子荼景公幼子迎立長子陽生悼公乞自爲相未幾卒子恒秉政敗姓田氏恒酖殺悼公

陳恒　齊簡　樊遲　公華　此素王降世正旨

立其子壬簡公恒遂謀愈急伐魯樹威季孫肥使冉求爲將樊遲爲副戰於郎遂克齊師求旣歸肥曰子之軍旅學之乎性達之乎求曰孔子大聖無不賅備求也猶未之詳肥曰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無小人間阻斯可矣肥使公華諸臣以幣迎孔子去魯十四年至是始返見隱谷中薌蘭獨茂歎曰蘭爲王者香乃與衆草爲伍止車援琴作猗蘭操至登哀公待以告老大夫之禮孔子歌丘陵以寓慨乃序書自唐虞至秦穆刪古詩三千爲三百晚喜讀易韋編三絶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作孝經修春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大藝者七十二人而德行皆推顏回閔子常心齋坐



忘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曰：向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田五十畝，足給饘粥；郭內圃十畝，足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也？孔子愀然曰：善哉回之意也。年三十二卒，頭毛盡白，孔子慟之，嘗作思賢操。謂有王佐才。宋人原憲，愛業孔門，安貧樂道，孔子嘗周以粟，辭，世稱其高。墨子初聞孔子在衛，與衆弟子行至郊，聞其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不入，館於外舍以俟。出館人公上過，見其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願為弟子，問何所來。墨子曰：予所著書十六卷，凡六十一篇，欲入諸藏以垂不朽。聞周之徵藏史老聃者，免而居家，特

徃亳求見巳西遊於秦故欲就正孔子過曰返魯矣墨子遂行過葉館相隨至魯拜見以十六卷質之請有道而正受多益以謙

成石父授道墨子本欲引之歸正柰何自足其智首開異端深爲大道之賊

孔子之生原不王於用世若得位行道不過如堯舜復生何能删賛六經垂教萬世乎其所如不舍斯後民之幸也

墨子既服聖人之言而不能改行當擯之使不得仙然救宋却楚於聖祖根源猶爲有坊老君所以優容也

噫之不當

貝俯甚矣

禽滑稽

隨侯

墨班鬪智絀梟楚　左陳教墊滅强吳

孔子曰，願聞其要。墨子曰，要在乎仁義。孔子曰，仁義人之性耶。墨子曰，然。曰，請問何爲仁義。墨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者，仁義之情也。孔子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吾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求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吾子亂人之情也。墨子深服其論，急於濟世，寵突不黔，遂去魯歸宋。有禽滑釐者，善辯，見墨子布衣褋素，乃問曰，錦繡絺綌，將安用之。墨子曰，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隨侯救傷蛇，後蛇銜珠報之。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子將何

向巢　公輸子　依智賢　吳女　鮑老

攫滑釐曰服粟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乎奢也長無用好未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滑釐詘其辯遂師事之戊午秋宋向巢帥師伐鄭已未春鄭人導楚師侵宋軍於邑楚將乃骨依智氏之子名般同號公輸子其父名賢娶吳女而生般於定公之甲午五月初七日午時是時白鶴羣集異香經月不散人咸奇之即大庭氏託生於此七歲嬉戲不學父母憂之迨十五歲嶓然自改從學於子貢不數月妙理融通憤諸侯僭竊因遊說列國志在尊周而計不行歸隱於泰山南之小和山晦跡數年偶出遊遇鮑老輩促膝讌談雕鏤刻畫之事服性最巧遂注意攻學欲令

雲氏

魯班

木鳶後復見於元時

魯子比

中華文物煥然心語人曰不規而圓不矩而方此乾中自然之象也規以爲圓矩以爲方實人官兩象之能也矧吾之明雖能裁制作之神亦安必天下後世咸能如吾盍明耶明不如吾則吾明窮吾之枝亦窮矣爰制規矩準繩使世之經營宮室駕造舟車與置設器物以全民用者恕不不越其一成之法娶齊瑯琊雲氏之女亦神巧天授妙攤（有此佳偶）枚擧較之於班殆有佳焉內外贊襄用享大名於世牝之巧者人皆歸之班雲時齊魯旱蝗爲災雲氏聞墨子能作木鳶飛三日不集亦作數千令之自飛摩風廻翔與擊牽蝗殆盡魯公子比爲母吳孟子足痺不能行求班造小車

吳孟子

即今匠者之祭符乎

公孫聖

墨子此節何取

乘坐班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自能曲旋進退謂之任意車後居鄴地山中屆名魯山楚惠幣聘爲大夫潯陽江多風浪班採木蘭樹刻爲舟得以穩渡潯陽州上名產林樹故名木蘭州吳聞班仕於楚使人至魯賺其父賢入吳賢不願往殺於肅州城南班聞之痛恨作一大仙槃手東指吳國大旱三年吳人卜之不得其故往問公孫聖聖嘗與被褰公遇赤松於窮窿得道見衆來問答以魯班所爲遣使賫禮謝罪班知久違天意遂斷木仙之手吳中大雨楚惠用班爲將伐宋及睢陽宋人驚恐墨子輕身往見班司聞子之能欲藉以殺未君可乎班曰吾義固不殺君墨子曰是不殺一人而攻衆

晉照安來或闔問之然良工終不廢繩墨也

收拾魯班

女偶

卜梁倚

山戲問何義班不答墨子詰較於主前班設攻城之機變者九墨設備九距之班之攻械幾盡墨之守禦有餘班曰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曰知子所以距吾矣吾亦不言楚惠問故墨曰公輸之意不過欲殺臣宋莫能守始可攻也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以待惠曰吾聽子無攻宋矣遂解圍去是年天雨增於郢木幾泰山府君欲建答光宮召班監督其事班遂辭楚往泰岱夫得好夫本景公深慮墨子倚為國之鎮從而受學者愈衆有女徐名偶專於拙攻不事華美有卜梁倚者心務馳外喜於誇張墨子曰女偶有道而無才梁倚有才而無道盍相和

副墨之子

南伯子葵

鉏商

麕者亦當

[illegible]下

之。庶幾兩得遂以爲配其後果皆有成相携至魯更號曰副墨之子南伯子葵見偶年雖長而色若孺子知其有得乃往就學偶教以攖寧之道孔子在魯取魯史筆削而成春秋明年庚申哀公狩於大野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麕身牛尾角端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子往觀曰麟也視其角有赤紱痕知毋告所繫繳曰麟有王者則至今孰爲來哉友袂拭面涕沾袍神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埋之鉅野故城東有獲麟堆廣四十步援琴作獲麟操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春秋至此遂止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闓

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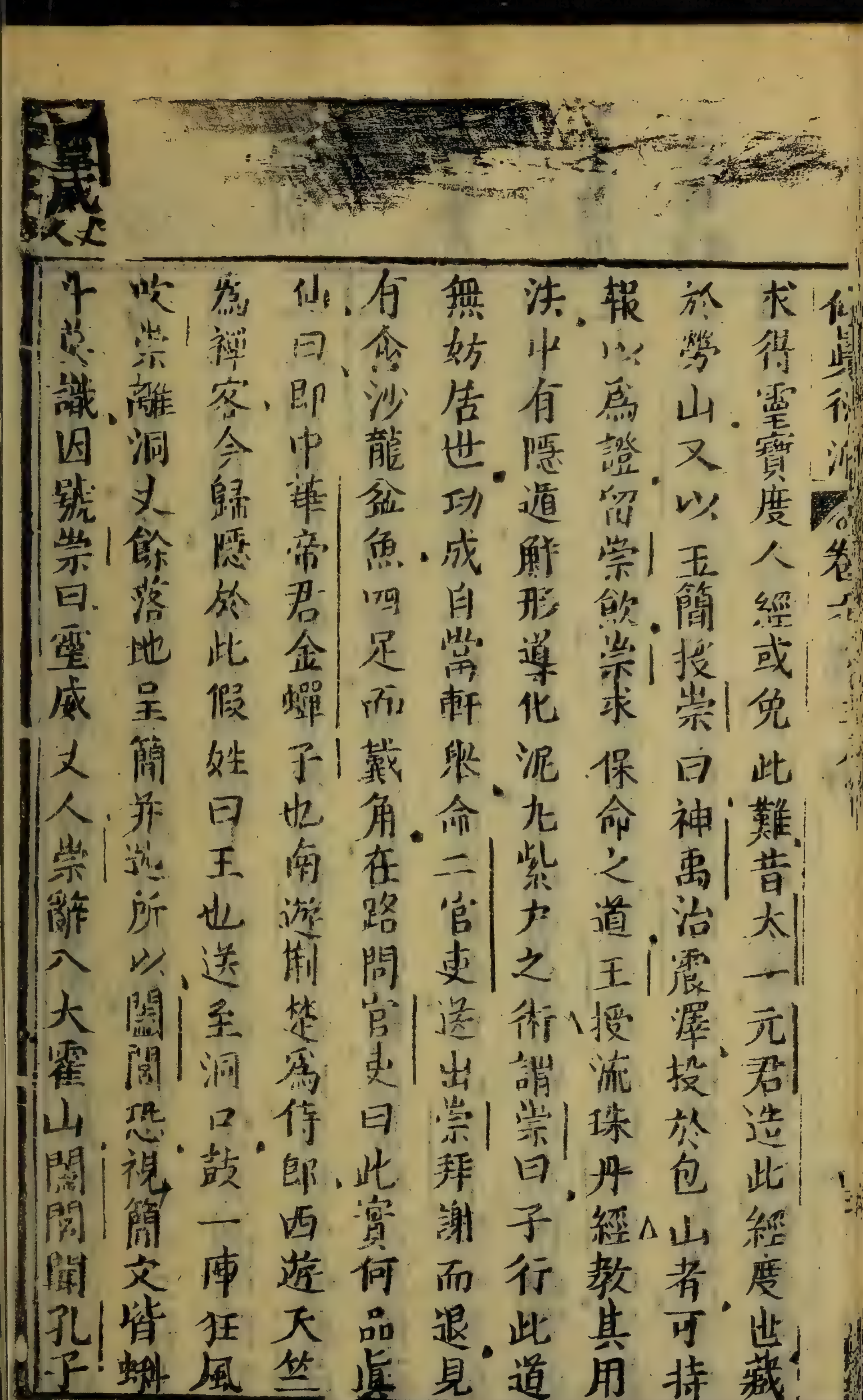
韓崇

山隱君

真定仙境

王瑋玄甫

闔閭事遊樂建長樂宮於國中築高臺於姑蘇山西門外爲九曲塘以通山路太湖周八百里中有峰七十二惟洞庭二山稱雄西峰曰縹緲下有林屋洞其深莫測闔閭敎人入洞探視無應有者楚人韓崇少好道曾師嵯峨蔡真人楚莊時爲守汝南雖在官獨居淸簡後棄職散遊採藥於洞庭聞吳募人探洞遂自言姓名曰山隱居願入林屋乃裹糧而進約行十七日始達明處有額曰左神幽虛洞天中有宮殿侍從見上坐如王者崇拜啟問王者曰予嵩山王瑋玄甫也此爲中嶽密室闔閭傾陷無辜數萬不久國滅矣崇問能禳否王曰好武凌隣身且不保親至泰夷



求得璽寳度人經或免此難昔太一元君造此經度世藏於勞山又以玉簡授崇曰神禹治震澤投於包山者可持報以爲證留崇飲崇求保命之道王授流珠丹經教其用法中有隱遁解形導化泥丸紫戶之術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自當軒衆命二官吏送出崇拜謝而退見有兪沙龍盆魚四足而戴角在路問官吏曰此實何品眞仙曰即中華帝君金蟬子也南遊荊楚爲侍郎西遊天竺爲禪客今歸隱於此假姓曰王也送至洞口鼓一陣狂風吹崇離洞丈餘落地呈簡并說所以闔閭恐視簡文皆蝌斗莫識因號崇曰璽威丈人崇辭入大霍山闔閭聞孔子

懌識令之齋簡以問丁曰太禹之素書也丘聞童謠曰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

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

若強取出喪國廬

Δ還報大懼建馬城宮於林屋洞側招道士諷誦授羅以禹

書并孫武十三篇藏於姑蘇臺中因度人經遠在齊國不

能親求為子孫必求之以成吾志時太子終纍以病卒立

波子夫差為太孫乙巳歲越允常薨子勾踐立吳欲乘喪

伐之子胥諫不聽自引伯嚭而往勾踐禦之於檇李闔閭

傷右足將指卒於軍夫差嗣位葬於破楚門外之海湧峰



穿山爲穴銅棺三重王㒺之流魚腸劍殉焉其他劍甲三千副金玉之玩充牣其中旣葬盡殺工人以殉後見有白虎踞其葬處因號虎丘識者以爲金氣所現夫差命員嚭練兵於太湖故名練瀆訓射於虎丘西有射瀆丁未春吳從水道攻越時越中多盜大夫文種創閶有客自吳來曰范蠡教民排戸蓄犬以守夜犬性妒盜至則吠以警睡種薦蠡於王用爲大夫妻以宗女勾踐欲乘吳未發先伐蠡諫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上帝禁之且吳志憤力齊宜斂兵固守勾踐迎戰於夫椒山太湖中員嚭以餘艎順下勾踐奔固城自保吳兵圍之汲道絕蠡曰山原靈泉深冽即有嘉魚可捕

以報吳。而奪其氣。勾踐命取魚獻之。吳驚以為神。夜退數
里。勾踐曰。以不聽子故至此。奈何。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少白本鈔○共見）
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
勾踐諾。乘間與會稽閱甲。楮止五千餘人。種謀請成。勾踐
令種行成於吳。飾美女金璧。夜造嚭營獻之。次早嚭先入
道意。夫差怒不允。嚭曰。然其君請為臣。妻請為妾。囚得越
矣。乃許其成。員入諫。已令班師。種歸報勾踐。與夫人往種
願守國。蠡請偕行。嚭引見哀辭乞食。命其養馬執役。三年。
絕無幾微怨恨。夫差命擇吉赦令歸國。蠡卜曰。今日戊寅（見六壬）
以卯時聞信。戊為囚日。而卯復尅戊。為天網四張。祥反為（數）

勾踐功
包己託

殃之來既而子胥入諫遂止其赦夫差忽有疾蠡卜曰夫差病至巳巳日當瘳壬申日必愈王入求嘗其糞言病愈之期勾踐如教行之病果漸愈召勾踐宴於文臺而許還國員汾諫不聽親餞於蛇門外勾踐至越念會稽之耻命蠡築城自警蠡規造新城包會稽山於內既成中忽湧出一山其象如龜蠡曰城應天象故降崑崙以啟霸也因名飛來山亦曰龜山即紹興府東寶林山山巔立靈臺以望雲物勾踐自諸暨遷而居焉以蠡為太宰蠡巡邊至北鄙前溪峴山即湖州計峴山遇師計然問何來曰聞子築城我踐瑯琊東武山一夕飛至以應越之霸徵但越王鳥喙狼步不可與同安樂故

西施
鄭旦
處女
陳音

乘隙汝早退門學而別勾踐臥薪嘗膽以圖復仇夫差欲
汝建姑蘇臺購材木勾踐遣木工入山採伐一夜天生二
神木大二十圍長五十尋勾踐親往設祭伐之文種浮江
往獻用以建臺五年而後成蠡復訪國中得二美女於苧
蘿山下一曰施夷光世號西施一曰鄭旦或謂皆樵薪女聘習歌舞禮
節盖以待者六ノ進吳夫差寵愛異常越以歲歉請貸夫
差與粟萬石次年文種計以此策尚[illegible]精粟蒸而償之夫差徧使民
播植穀俱不生吳民大飢越便欲興兵種曰其忠臣尚在
蠡曰時不遠矣願益習戰以待臣訪南山處女精劍術楚
人陳音善弓矢今在國中王其聘之以教衆勾踐遣二使

得丹之劍亦然

神哉神哉

齋厚幣往聘使者謹致王命處女起行至山陰道有雲夢通臂白猿善接飛羽化老翁相試處女刺之嘯而遁去此蓋玄女化身以一眞岐伯在越周旋故亦覩跡來助勾踐遜坐請問攻擊之道處女曰內實精神外示安佚見之如靜女奪之如猛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捺若騰兎追形逐影縱橫往來目不及瞬得吾道者一人當百王請試之勾踐命武士百人攢戟以刺處女連接其戟而投之勾踐敬服使教其軍士三千人陳音亦至王問弓弩何所始音對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不忍其親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因有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之

△弧父
△飛衛
△紀昌
△琴氏
△楚三侯 固有神人助強隣自可催
△琴牢

歌至神農制為弧矢神昇精於射號為繳父後有弧父者名續長得其射經傳於飛衛衛傳於紀昌能貫蝨之心昌傳於琴氏琴乃橫弓着臂（弩柄曰臂）施機設樞名之曰弩傳於楚三侯（熊渠三子）養由基得其巧能穿楊貫札臣之先人受其道弩之所向鳥獸不及飛走也勾踐亦使三千人習之音授以連弩之法三矢連續而出百日盡其巧音病死勾踐厚葬之名其山曰陳音（在山陰縣西南四里）處女教習進退嫺熟辭歸南山贈厚禮不受蠡遠送玄女謂曰子尚有因緣在齊（代陶朱仕齊）破吳即去可也蠡領命伍員聞越習武流滯人言夫差有伐越之意時孔子在魯門人琴牢自齊來言陳恒用國書

國書
子張
子石

為將欲伐魯孔子曰吾欲屈節於常以救魯二三子誰能為丘出使者子路請行止之子張顓孫師子石公孫龍請往不許子貢離席而問曰賜可以去乎子曰可矣子貢往齊知陳恒欲謀國憚高國之黨乃說曰賜聞憂在外者攻其弱直中權奸隱衷。憂在內者攻其強今若移師於吳大臣外困於強敵而相國專制齊國命計之得乎恒大悅子貢至吳說以伐齊救魯大彰霸功夫差以越為慮子貢請東行入越勾踐迎見子貢曰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者危也當親率軍從以伐齊勝必臨晉越可乘其間負從之復北見晉定公使備吳子貢乃復命夫差徵九郡兵伐齊勾踐遣將率衣水犀

之甲者三千以從員稱疾不行夫差晝夢益吹不熟歟插宮牆後宮聲若鍛工前庭梧桐橫生宿言於羣臣召公孫聖於陽山問之聖極言亡國之兆（道人當如此）責話阿諛不忠夫差怒命力士擊殺聖齊國書迎戰於艾陵大敗簡公請和命齊魯復修兄弟之好（孔子貢救魯）夫差由瑯琊至即墨登勞山求慶忌經巖洞間得簡萬餘視之皆蝌頭細字模糊莫辨尋問韓崇已往中原救病乃分載四車以歸初秋梧陰不茂至句曲新宮聞羣兒相和曰

梧宮秋吳王愁

惡兮向問兒曰緋衣童子倡歌旋復不見慈心過人欲大

臆洩天機

班之智爲墨所詘，此墨之所以自足也。若非泰山之召，班與墨當不兩立。

闔閭欲探林屋，恰是韓崇得道之機。

范大夫既竊越而出，何始不救其敗，乃於敗後圖之，豈勾踐數應看馬嘗糞耶。

玄女自商末之後，頗覺寂寂，至此一顯，而劍仙一派開其宗矣。三千人中，必有一二得其精微者。

子貢一出而破齊、右魯、亡吳、霸越，聖門言語科推之爲首，宜矣。蘇、張憑逊三舍。

周萇弘血同碧

吳友

○種竹養魚致巨富　○○高山流水遇知音

夫差携西施同句踐來朝賀欲增封之員力諫夫差怒賜以屬鏤之劍員遂伏劍死命懸其頭於胥門背門有處相傳為懸頭者又而不磨盛其屍以鴟夷之器馬革為器盛酒榼投於江中藏其血於提卮三年故視七為碧土人見賈屍依潮往來蕩激崩岸私取埋於吳山因稱胥山在杭州府治夫差發卒數萬築邗城揚州城使太子友守國親帥兵由邗溝北上大會諸侯於黃池句踐從海道通江以襲吳友敗死蠡屯太湖焚姑蘇臺夫差方與晉爭載書名次聞報大驚速盟而返與越合戰大敗令嚭至越軍求成蠡曰尚未可也乃許其成齊人獲麟之歲齊陳恆弒簡

齊平
子韋
司馬規
冠先

公立其弟驁平公孔子朝於哀公請討其罪恒亦懼討悉歸
魯衛侵地結好晉宋明年熒惑守心罷子入見景公曰心
為宋地分野玆星臨此君當禳之公以為憂召司星子韋
問之韋曰君可移於相使當其禍公曰相吾之股肱韋曰
可移於民公曰君者保民曰可移於歲曰歲飢民困吾誰
與為君者曰君有至德之言二熒惑當退候之果徙三舍
於是司馬規作轉宿篆如蓯蓉形宋求賢愈切罷子薦冠先於
公即計然所言涓子也涓子居睢水旁釣魚自娛好種荔
食其葩實百餘年人無識者以為宋人皆後輩故自號冠
先宋景公囚三召不至親造其廬坐而不顧公跪而問道終

公明子皐

薛瑗

衞莊

不一言公怒命武士殺之明日報冠先踞坐城東門鼓琴自若公令射之不傷擒之皆禁不能動如是數日俗去宋人恐其為禍皆奉祀之墨子見景公殺機復機亦隱去與冠先入蔡知衛難將作命弟子公明子皐採之皐過宋見大夫薛瑗有子十人六人僂跛攣躄顛癡一子獄死三子盲聾喑啞四問大夫所行如何而至此瑗實以秉事告曰見賢如讎嫉人所失皐土曰心行如此須至滅門矣瑗范然稽首曰寧許改乎皐曰改往修來轉禍為成昔先生傳赤松誠篋能依此行自有驗也開篋授之而去初衛世子蒯聵欲殺母南子不果出奔於戚輒立拒父於外聵姊為

孔悝 柴高

大夫孔悝之母蕢、陰謀於姊叔悝而逐輒子路時為悝家臣聞悝被劫、將入城、柴高自内出曰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子路至臺下欲舉火焚臺武士出擊斷其纓子路曰吾聞君子死不免冠乃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未幾衛使至曰新君敬獻奇味、孔子啟視則肉醢、遽命覆之曰此仲由之肉也命理其醢顧謂弟子曰由感智精而生、故尚剛好勇、覩涉衛難自此每西鳴孔子中心惻怛、因感而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穀梁子 公羊高

子夏

想當然矣

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憂遂趨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復夢空中五雲騰彩一人雲冠黃服修髯廣顙長身豈下拱手曰素王功行已完迎請歸位孔子方應曰唯忽水湧於庭而嘻歎曰（共見家語）予周流列辟今已老矣流水更何徵乎夫水遇坎而止在此日也因召子夏以春秋授之曰吾書後有秦厄子當擇人口授以傳世（子夏授齊人公羊子高魯人穀梁子赤二人依經作傳）孔子遂卒年

誄孔子

倚相

左丘明

七十四歲（史記作七十三）時壬戌四月己丑（今之二月十八日）哀公以璜玉賜葬於郭之北泗水爲之却流弟子皆爲心喪三年惟子貢廬於塚上手植楷木數枝取其文理端正也至六年然後歸魯人懐孔子之德從塚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孔里叔㭲有左丘明者微眇一目楚左史倚相之後博文善記因春秋作傳是爲左傳國語公明皋往來衛魯既久將還復命至宋見薛瑗諸子疾皆瘥歎曰速哉天之報善也過於影響瑗拜上千金皐曰可留餘惠於人乃辭至蔡報子路孔子之綜墨子悲怵數日復令公上過往東南觀變是秋越復大舉伐吳拜蠡爲上將軍以君子六十人搗

王孫駱　元王　庾人須籍金度故

其中軍吳大敗從橫山進兵（即越來溪）王孫駱肉袒乞成蠡曰天以吳賜越敢違天乎忽湖水發城東瀉開一角蠡曰子胥開道也有鱄鮮隨波而入越兵從之入城（後名鱄鮮門以多葑草更名葑門）蓋蠡借湖水破城託言掩已功跡　夫差奔陽山曰我昔投公孫聖於此尚有靈響否試呼之三呼而三應（赫然）越兵追及圍之、夫差自殺（行[illegible]）越以禮葬於界猶（山）餘杭　流其三子於龍尾山勾踐撫定吳民北與諸君會於舒致貢於周時敬王已崩（在位四十四年）太子赤立（是爲元王）更名仁　王命越爲東方之伯還吳見庾人經以質蠡蠡作顯微神曰鏡覘其字體太而可繹勾踐命全眞道士虞誦以度陣亡將士蠡曰此經庾人者非庾鬼

魂也乃已之置酒文臺囍亦在列勾踐曰予吳太宰也敢相屈乎命斬之樂工作破吳之曲羣臣大悅勾踐無喜色蠡知其疑忌歎曰功高不可以久處也夜自乞歸江湖勾踐泣下曰奈何棄去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為戮蠡曰死生惟王臣不能顧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涉三江而入五湖有蠡口齊門外勾踐聞之愀然曰蠡可追乎種曰蠡機深處遠鬼神不測焉可追也種出有投書者啟視乃蠡所寄也子不記吾言乎吾師計然言越王之相與其始祖神禹相似長頸烏喙而狼步必能與覇但心存陰險忍厚如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宴樂子今不去禍必不免之

種卞之信勾踐回越念蠡之功封其妻子於苦竹城（在紹與）鑄金像肖其形敬之如生久不行滅吳之賞種念蠡言稱疾不朝勾踐來問解劍而去種視之則屬鏤也深歎命伯貞神人復笑曰百世而後必以吾配子胥遂以劍自盡葬臥龍山因號種山明年海水穿山胷冢崩有見負種逐浪而出（今錢塘江潮汐重疊傳爲胥種云）勾踐聞墨子之賢居於蔡往聘不應公上過還勸曰師不欲行道耶墨子曰越王能用吾言行吾道翟且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比於賓民未敢求仕否則雖以全越與吾無所用之況少伯師祖已去越適齊我當往候遂留諸弟子於蔡獨行而去范蠡乘舸爲浮完於

鴟夷子皮

陶朱公

朱竹性向西南移種然象北隅池中聚石繪之鳥以菁鉌

九方甄

王良

鸞徽

韓公子哀

包山濳使人入苦竹城取妻子同適齊更名鴟夷子皮(言避子胥之死後用此也)見齊平公仕爲大夫未幾欲以爲相曰大明之下不可以久處也乃飄然遠引隱於陶山(濟南肥城縣)號陶朱公(以逃誅之意)種竹養魚蓄五畜以生息獲利千金皆將財以養老有致富奇書遺於世是時各國臣强晉有六卿智范中行韓趙魏惟趙鞅(簡子)最賢然好田獵淮人九方甄(弟子王良(字期)識馬性精御藝)至亭鸞徽薦之爲鞅御登車攬轡勞逸若一鞅善之韓公子哀聞良名求學其術盡授之良於夏夜露坐仰見一大星閃鑠若飛忽流至前化老人謂良曰子乃趙祖造父爲修王御死後精氣升爲五星在天何今

胥渠處　董安于

河中居止伯樂能識馬已爲掌馬星實稱孫陽也予與吾道合舉爲天帝馭官當速赴此任言畢仍上歸星位明日良無疾而逝（河漢中有四星曰天駟旁一小星名王良）趙鞅酒酣卧五日不甦諸臣皆懼鞅初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夜叩門而謁曰臣有脇疾醫者教曰得主君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左右曰甚矣渠處之欺君請刑之鞅曰焉用殺人以（能割愛）（殺人〇適自敗也〇）活畜命殺騾取肝與之病即愈至是董安于召胥問醫所從胥往延至問姓氏曰扁鵲衆請入視出曰血脉病也治之何怪秦穆公曾七日而寤襄主類此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鞅果寤曰夢至上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忽一熊來帝賜弓矢命射之熊死又一羆來再射殺之帝甚喜賜我笥皆有副見吾兒伯魯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爾子之壯也以賜之復言晉國七世而亡○定出哀幽烈孝靜七公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嬴趙姓周人衛也晉亡後西趙成侯取衛都鄙七十三余思虞舜德勳將以其胄女配爾七世之孫爾其誌之武靈王為七世孫安于書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鞅賜鵲田四萬畝館之廣宅而奉養他日鞅出有人當道辟除不去曰吾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鞅見之悟曰噫吾夢中所見太白老人之子名晰者耶當道者曰帝命主君射熊羆者晉有大難主君首之今滅二氏其祖

國運方隆死有兆趙秦同夢本前後

太白老人

子晰

爲能熊也帝湯二筒有副者圭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以翟犬陽者翟爲代之先君子且有代也臣謹致帝命君之後當王北方可祀我於霍山後有晉陽之難臣願助君一臂言訖不見鞅命祀霍山爲太嶽元王末年姑布子卿至晉謁鞅相諸子曰皆庸材適幼子無卹自外入（翟婢生鞅知果賢後）立子卿曰此眞貴人天所授也鞅笑而不言至暮命酒對談鞅曰子遊四方見有大異流俗者乎子卿曰在都之三折肱醫者眞異人也但匆匆有欲行之色明早可速留之（從姑布口中寫出扁鵲之去）鞅曰此即古神醫扁鵲子已厚養於此子卿曰神仙豈爲人豢養鞅猛省待且命駕同子卿至其門守者曰師與一（遲了）

任光

道長昨晚出門未回子卿曰去矣不復返鞅怏怏而回居數日子卿談及蔡之史墨博識通微鞅曰君其爲我聘之子卿即爲賫聘幣至蔡巳回宋國至宋尋問又遊於他處矣子卿徘徊江汝間欲覓一有道者同去偶遊宋之都門見一漁者面多光彩因問旁人漁者爲誰有長老曰上蔡人常賣魚於市積八九十年而容轉少稱是故時任光子卿追拜之問能就聘入晉否光慨然相從悉受聘幣散諸貧苦子卿先入報鞅整衣出迎尊上座問其長生丹藥光哂曰吾之服食不過延年却病耳若欲不死則未能也鞅心欲仙道聞此意與索然相接遂疎未幾光與子卿退隱

貞定王

豈非然乎

入智瑤

口晉哀

入俞瑞

審音至此不樵知音一字

相梯山璐鞅以赤苓餅消子始勞惡先後爲任光周貞定王名介元十王子
一年歎病篤謂無邮曰有難惟晉陽可恃言畢遂卒無邮
代立襄子葬父於臨水界塚上常有赤氣騰起幻成樓閣之
狀服赤苓餅之故晉侯憤囚卿之專范中行已逐去乞兵齊魯以討之知
伯瑤會韓趙魏攻晉君君奔於齊立昭公之曾孫驕公
恐齊國問罪遣大夫俞瑞伯牙聘於楚回至漢陽江口暮泊
山下雨過月明命童子焚香取琴而彈曲未終瑞止琴命仙品
從人巡視崖間一人曰採薪歸晚欲待月而行故竊聽雅
操瑞曰隱君子也迎入叙禮問曰不才撫琴心有所念能
知否其人曰試請度之瑞整絃復彈注想於山其人曰美

鍾徽　成連　方子春

哉洋洋乎意在高山。瑞又注意於水。其人曰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瑞推琴而起曰子審音至此世無其匹敢請氏族。答曰鍾徽字[illegible]嶽適開指音精妙不同凡響必有所授。瑞曰初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也。成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乃裹糧泛舟至蓬萊仙留瑞於山中刺船而去曰將迎吾師居旬日不返其時但聞海濤宵寘羣鳥悲鳴歎曰先生將移吾情也。乃援琴作水仙操歌方畢先生偕一老師抱掌而至曰藝成矣當得仙道但塵緣未盡再來乃可仍泛舟而還。徽曰仙傳固自迥然。臨別瑞握手曰知音難

智伯既去 史傍誰歸

張孟談

原過

臨危今已極所幸惟神明

哀王

思王

得仙曰當同訪於蓬萊作世外交端復命後知智伯有代晉之志遂辭歸訪微則巳死乃摔琴不復鼓智伯挾韓魏共攻趙氏無卹與謀士張孟談等走晉陽家臣原過在後途遇神人授青竹二節曰爲我致無卹遂不見原過追告無卹剖其竹中有朱書曰霍山神子晰奉上帝命三月丙戌使孜滅智氏無卹私喜三家合攻晉陽次水灌城不浸者三版襄子憂曰闔城將爲魚鱉霍山神其欺我乎孟談乃縋城私見韓魏説之友攻智氏獲智伯斬之是見恰丙戌貞定王十六年三月也王在位二十八年崩長子去疾立哀王立三月弟叔弑之而自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復弑之

考王 趙浣 晉幽 田盤

嵬自立為考王甲辰四年趙襄子卒有五子不立命立伯魯之孫浣為世子時晉哀公薨子柳立幽公三家共分晉地僅以絳曲沃二邑為公食邑齊曰盤亦使宗族盡為邑大夫而據之天命已改周權雄各諸國

六經既定禮樂修明道有傳人。萬世之綱常已正行端復位歸山羲農以後諸聖彙其歸諸賢宗其極真是功同天地

伯牙學琴一節超塵繼俗閱之如服水玉散心骨俱涼至鍾期既死碎琴不鼓深惜知音難得吾於學道者有同慨焉。

周桓公　威烈王　趙籍　韓虔　魏斯　田和　晉靜　李克　此非李克薦賢乃史

周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桓公考王在位十五年崩子午立是爲威烈王　趙桓子浣卒子籍立而韓虔嗣韓魏斯嗣魏、齊田和嗣田四家相結益深威烈王二十三年雷擊九鼎三晉以爲周運將終、遣使求爲諸侯王不能制即賜韓趙魏爲諸侯、三家廢晉靜公爲庶人唐叔至靖凡二十九世

魏文侯斯賢而下士訪於李克對曰聞鄴人犢子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為餌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未敢此語不可少遽謂其賢也文侯問其所爲克曰犢子常過陽都酒家有一女眉秀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天人之相會犢子牽一

家特表王子耳陽都文

黃犢來酤女見而悅之一日隨犢子去賜宿同返取桃李皆速兇與家人食味極甘美復隨犢子去父紲多人追逐之二人共牽犢而走其行足不踐地速如飛鳥明因復賣女何得仙之速桃李於市酒家復逐恒不能及遂任之雖冬日桃李棗栗新鮮可愛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他往今有見在嶓山下皆謂其得仙道焉文侯遣使入山犢子知之攜女奔秦隴驅之與接輿相見路逢一人亦與一女同行觀其神色不凡因邀坐石上叩問其人曰予楚狂牛陸通也遊崑崙之丘見風景清幽將挈老妻徙於彼犢子問其得道之由通曰予避世入我嵋與妻安居自樂高臥松間以受霞氣脫憒掛松枝有鶴啣介哉

以天子之使而迎耳

肩吾

於水濵子遂之鶴棲於身畔戲跨之忽負予飛起因得朝見天眞皇人既而翺翔於崑崙星丘實惟帝之下都有神肩吾司之其神與吾同姓常顯法像人面虎身虎爪九尾司大之九部及帝之圃見予問今之治天下者何予對曰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肩吾然之因與吾志合故徃就之犢子曰無處不佳何必捨中夏而去（斯言良是）接輿拂然曰何言之鄙也且鳥高飛以避繒繳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以避薰鑿之患（狂之志意如此）予方遊令渾漠之外又何論天之下乎犢子愧謝（起下支絶不老手）猛見山頭隊仗旌旗紛紜隱現問何仙官接輿曰周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崩上帝勅王爲天曹遣其下迎

以奇文

一番相遇又因傳寫此華評

周亮爲泰寵眞人也入太清明謂諸聖予會於蕋珠宫會見金母贈其號曰太素年已一百九十餘矣正在談論有官吏二員叅身而前曰眞人奉請一會接輿令妻與陽都女待於林間與犢子上山及半眞人迎候叙問犢子接輿曰即皇甫犢子也覷周眞人但拱手立談不邀入洞因問匆匆將欲何往亮曰當今大國凡七齊楚魏趙韓燕秦强畧相等越雖稱王日就削弱至於宋魯鄭衛盜不足道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擯之不與會盟國用不費而天地瑞氣又鍾於此今早上帝有命令我注祖師金母處會集諸眞降瑞於秦以兆王迹接輿曰帝命不可淹留請君進觴予

宋姬

眉壽

安王

接踵來也與犢子告別下山亮乘雲車而去接輿夫婦亦即相別犢子居秦隴年餘周眞人常廵上山宴會因念故鄉風景復帶陽都女南行聞王子喬在桐柏往訪其道初子喬攜妹觀香入陸渾修道積三十九年尸解去惟衣履存焉其兄眉壽宋姬所生與觀香同母聞妹得仙捐棄繁華入山苦行眞修觀香降而度之至是子喬迎弟妹入桐栢園聚上帝降勅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王夫人正設家宴慶賀報犢子陽都女至邀入相款自此留居東南後至周亮雨金事畢來桐相候謁子喬犢子始與復遊秦隴周自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子

楚聲　楚悼　齊康　魏斯自為侯逆又敢覺惡田利何以昌得賢否　魏武　齊桓　秦靈　秦獻　齊威　天命將去周於茲肇人金德　烈王　韓哀　韓懿

悼王立齊田和深與魏結好求轉請於周安王乙未歲始賜和為齊侯所太遷齊康公貸於海上太公至康凡二十九世魏文侯薨子擊立武侯田和篡二年卒子午立桓公秦自哀公薨六傳至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不畤亦祠黃帝至太子師隰立獻公即齊桓公午嗣位之年後六年午薨子因齊立齊威威二年安王崩子烈王喜立是歲韓哀侯被弒立世子若山烈王明年趙成侯立秦獻公之丁未十一年也十月豊鑄之地雨金三日有司具奏公問群臣莫知其義乃招致賢士論其休咎老子初與冷倫東歸令倫隹仙華自人來子國為蔡朿不明孝道時比東方梟鳥投身於老萊家為子性至

曰雄成之

順孝奉二親極其甘脆年七十言不稱若常衣斑襴為戲

或弄雛於側或詐跌年嬰兒啼以娛親意二親年皆百餘

老萊子

而終喪葬盡禮隣國勉學老萊子之孝素著書十五篇言

道家之用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萊子以勞山為壽

地露處其年齊亂與妻子逃耕於郢之蒙山陽莞葭為牆

老萊妻

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或言

於楚王王駕親至其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

煩先生萊子曰諾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

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

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欲去萊子知其志乃同至江南而

止曰烏獸之毛可績而衣其嘗粒足食也泰幾復歸亳號

老丹氏

老丹氏時陳人允倉子姓庚桑名楚來學十年偏得眞傳

庚桑楚

退隱於毘陵之孟峰但好酒能知未來弟子甚衆以其欽授齊人孫武（應前）與蒙人莊子交遊志趣相合著書九篇（起下）後名同靈經其畧曰

全形抱生。心虛道居。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人合於無。抱一勿失。能止能已。舍人求已。翛然侗然。

〇圖　全旨

卜居於楚之畏壘之山三年其民咸識爲聖人相與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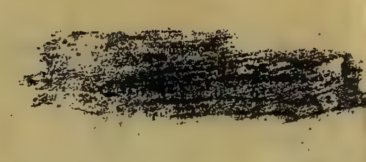
莊周

事之自後精修日久道成仙去莊子名周字子休（其先楚人莊王之）後生於宋睢陽蒙縣居潼山（今山下尚多莊氏）嘗爲蒙漆園吏所

學必窺其要。師事老子求大道。常晝寢夢爲蝴蝶拍舞於園林花草間。其意甚適。醒時尚覺兩臂栩栩飛動。甚異之。以後時有此夢。一日講易之暇。以夢述之老子。曰。子之前因也。鴻濛時一白蝴蝶。吮百花之精。挹日月之秀。得以長生。遊瑤池偷採蟠木花蕊。爲王母司花青鳥啄死。精靈不散。托生於世。故子道心堅切也。周始覺。乃問在世何爲受用。（問得切要）老子曰。須從第一着迷處放下。六根漸淨。道念滋生。自有受用時。周年五十。勘破世情。方知四十九年之非。老子知其有進。以道德五千字眞訣。傾囊授周。密誦習修煉。能出神變化。遂棄職辭師。雲遊至齊。陶朱公與爲友。至楚惠

夢花亡命

當頭一棒



楊朱

孟孫陽

心都子



王尊為師聞老子將入周觀察時事欲相從遊覽歸亳問曰成王定鼎郟鄏周公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逾其歷數抑謂卜有謬乎老子曰周室東遷王綱隕墜政由方伯徒擁共主虛名雖逾年世無足道矣周曰然隨行至梁有楊人楊子名朱曾受業於老子性鄙吝不以一毫利物老子惡其不情令宰其弟子孟孫陽心都子諸人西遊於秦又欲南之沛過梁遇老子於中道拜問畢卽欲告別而不敢啟口神馳於日顧瞻不止老子仰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矣朱懼隨至傳舍膝行請問其過老子曰汝睢睢盱盱誰與汝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汝何自滿而汲汲

(四)南榮趎　(四)崔瞿　(四)士成綺　(四)柏矩

行道乎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朱蹇然曰人若
久生將以學也。敬聞命矣願從夫子遊老子顧莊周曰吾
欲輕身入周汝且與楊子作伴互相資益楊莊領命送一
程然後南行老子於路遇■桑楚之弟子南榮趎引三道
者拜見齊人崔瞿敘曰不知天下安藏人心。老子曰汝慎
無攖人心。絕聖棄智。而治。楚人士成綺問曰昔者有刺於
子。今吾心正卻矣。鴈行避影履形。請進而問修身老子曰
汝似繫馬而止。動而待發。機察而審。知覩於泰。燕人伯矩
請曰僕將遊於天下方至齊國見棄人焉老子曰榮辱立
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力不足則偽財不足則

■南榮趎曰吾忘吾身因失吾問召其所好去其所惡敢問衛生之經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嬰兒乎能與委蛇而同其波乎身若■木而心同死灰乎四子欣然拜謝而去安

宋史儋

主末年老子至周改名儋見王曰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官行昭法則也今史職久廢不可不復王曰善遂用爲太史至烈王二年獻公遍訪賢才聞周太史儋有聖智乃■命於王迎儋至秦舍於容館越三日公拜問兩金之故史儋倨坐而荅曰周與秦俱■帝之後是始合也孝王封非子號秦嬴是別之也別五百載當復合合後十七歲而王霸者出焉天帝醉心於秦而■■由此也公詳問儋

顯王

西周威公

惠公

成公

東周惠公

秦孝

衛鞅

晉齊皆二十九世而滅秦以二十九君而

聞自不言公告退明且請見已不知所往壬子冬岐山桃花放烈王七年崩弟扁立顯王甲寅春復雨金於櫟陽是冬河南惠公桓公孫威公子立長子於河南為西周成公又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室號曰東周惠公丁巳秦敗三晉於石門顯王賜以黼黻之服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用衛鞅徙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國以富強自非子始封後二十九君至孝公二年適當五百載秦師伐楚取商於之地顯王賜文武胙朋命方伯孝公會諸侯於周齊侯因齊立九年以騶忌為相因忌為司馬始稱王威王入周朝覲頌聲載道歸得寒疾甚殆聞宋有良醫文摯迎至臨淄望見謂齊臣曰能令王大怒則愈趨至榻前遲詣侍妾

受命
騶忌
上田忌
齊田忌而至
文摯
魏惠
孟子
激公宜
仉母
亞聖從來

不及避王已惱彭翚曰不得汗者死同身疾走王大怒令
執烹之韓笑曰王額間汗流疾已去矣王撫胸背皆汗體
覺爽然羣臣進言其故王謝罪命以金帛重酬韓曰業以
大王賢名而來非為利也不受而去是歲魏侯罃亦稱王
惠成厚禮招賢鄒人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孟孫之後父激公宜
母仉氏嘗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萬聲
曰子青帝下楠栢皇也仉氏凝視忽片雲墜下而寤楠皇
向隱皇人山會班鷹於泰山眞君聘徹其母子為孔子歸亦魯處鎬
位恐道乏絕故出而正之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其居而
孟子生焉三歲喪父舍近墓嬉戲為築埋事孟母徙於市

子思　曾晳　曾子　子上　程本

乃為賈衒事又徙學宮之旁其乃設俎豆為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矣長而就學一日歸母方織問學何所至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之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智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孟子懼旦夕勤學聞仲尼之孫伋（伯魚子字子思）從曾參（字子輿）曾晳（曾子）得聞其祖之道明於禮樂因往孔里受業子思悅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待坐禮敬甚崇既退上曰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子思曰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名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以求帛贈焉以其道同也今孟軻稱堯舜志仁義事之猶可況

黔婁先生
魯共公
曾元
曾申
曾西
婁妻

加㪉乎孟子學有年道既通值魏招賢乃往見惠王王問富强之術孟子對以仁義之道王迂其言遂適齊齊王以爲上卿黔婁先生居齊修身清節魯共公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亦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卒以壽終以布被覆其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曾子之孫曾元弟申之子）曰斜其被則歛矣婁妻曰妾知先生之志雖斜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昨並高之曾西敬子路而薄管仲亦尊賢賤霸之意曾皙（名黠）孔子有吾與點也之歎曾參得孔子一貫之道參居武城不位而遊縕袍無表顏色腫噲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

魯哀公

公儀潛

魯繆公

孫賓

龐涓

而纓絶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曲繼而歌魯哀公賢之致邑爲參辭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傳道於子思後卒於魯魯人公儀潛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臣不佞不能爲君操筆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齊人孫賓孫武之孫少好學藝聞周之陽城今登封縣山名鬼谷中有隱士遂號鬼谷子顔如少童學問淵博乃負笈前往路遇魏人龐涓結爲兄弟同往投師將三年涓聞魏招徠文武辭師下山仕魏爲將先生付賓一書曰汝祖所著也賴有遺書佑啟後人不失舊物克繩祖武



耳屬腎水也坎也眉應膽本也震也卦象爲屯上節高山爲艮流水爲坎卦象爲蒙學道者身成溫養屯蒙二卦不可不究知此方是認得鍾俞陽都者

化萊子衣編襴以娛父母遁江南甘耕穫以老夫妻君之用意切矣可知入道者胡可不報本而守廉乎

楊墨二子俱事老子而不從其教眞爲敗類有此二子栖皇所以不得不降也奈何又值蘇張同時愁孟子也不亦難乎

孫龐同師而後遂爲讎敵人情傾險如此可畏哉交必擇友斯言堪佩

山水本無聲清風故相撓

淳于髡

〇〇關秦公復還故我　〇口賨子明自述根源
遯火姑蘇臺此書燬而不傳武子曾以此質諸計然因求
得而註釋復語以性命之學悉能貿會墨子至小見賨才
可以用世入魏薦之王命涓作書往聘先生曰子之功名
終在故土爲更名臏又授以一囊曰遇急方開臏至魏拜
爲客卿涓嫉其能譖刖其足臏啟囊乃佯狂二字臏密行
之時墨子客於田忌家禽滑釐自魏之齊具言孫子被刖
墨子曰吾反害之也言於威王令淳于髡聘魏命釐隨往
計取孫子歸王欲官之臏願隱於田忌家以待復讎趙初
取魏中山至是魏命龐涓伐趙趙請救於齊齊命田忌爲

韓昭

蘇秦

張儀

將臏爲軍師臏乃揚言伐魏涓還救發伏擊之大敗臏仍不受職涓復伐韓昭侯求援於齊忌臏救之遂趨魏都涓棄韓歸臏退師減竈示弱誘之伏弩馬陵臨道涓不能脫乃自刎威王欲相臏固辭手錄十三篇以獻乞閔山一片以養殘軀王封以石閭之山（在泰安州）初有洛陽蘇秦魏人張儀亦入鬼谷問道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游說以適今時之宜必得相其國矣然得相必不若不懼之當相傳儀秦請學遂同習遊說之術三年成鬼孫臏應聘亦欲辭歸先生曰最難得者聰明之士以汝一人若灰心學道可至神仙何苦驅逐於浮名虛利乎二

秦惠文
公孫衍
楚威
昭陽
越無疆

子堅意辭行先生以太公陰符篇爲贈各與之隻履令臨履可以速返二子下山履化爲犬引其即日到家一犬不知所之蘇秦欲遊秦聞衛鞅方用事且止孝公命鞅伐魏魏遷都大梁鞅受封商於號商君爲政嚴酷孝公薨子惠文立車裂商鞅公孫衍爲相勸稱王以號召天下令割地爲賀諸侯相觀望楚威王商新任昭陽爲將殺越王無疆并其國秦使至叱而逐之求賢欲與秦敵聞莊周之名遣使至靈墟聘之周薦與揚朱南行朱欲往滇周問何事朱曰陶朱公在蘭陵賣藥尋得計然邀之同往仇池會友吾在秦遇見相與留連三日知我爲老子之徒謂我曰吾以

從漁入道
著詩訣
誌

竇子明

折鮭度齊人涓子以白魚度銍鄉子明子若南遊可三訪子明或有好處故欲往朱乃之沛尋問至銍鄉其處一閑之市上人云子明來棲吾鄉所居華門圭竇因以竇為氏常以垂綸為樂曾釣於涎溪得白魚斬眼似龍懼而解鉤拜放之名白龍潭後五年白魚復來吐書授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色石脂鍊而沸水服之三年數日前有雙龍來迎子明跨之而去故立祠以祭焉楊朱大悔來遲復與

不知何姓

莊子北遊至齊威王聞而召見問以治道楊子曰昔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

一楚女
子莊蹻
二宋女
三田氏
室家太滋累多娶兔何爲乎令威吴夫

取也人人如此天下治矣時禽滑釐在朝出問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使能濟肯爲之乎朱不應而出田齊族中欲招楊子爲塔朱掩耳避去田宗重莊生人品以女妻之周一娶楚女生子曰蹻楚女亡子蹻寄養鄰家繼娶宋女有過被出今娶田氏居年餘遷往遊地藐姑射山蓮花洞有遼東丁令威初名固自少訪道聞莊生之名遠來從遊周語以道要因念子蹻在楚復回故居靈墟閉户著書五車惠施多方遂遺世自放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威王使太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鈎於濮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周曰吾方掉尾於塗中大夫還報楚王又以千金之幣迎之許立爲相周笑謂使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夫郊祭之犧牛乎食以芻菽衣以文繡見耕牛力作辛苦自誇其榮及其迎入太廟刀俎在前反爲耕牛所笑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吾耳及楚使再至周曰吾身終不仕然王意殷勤吾有子名蹻在漢東游學王拔用之可也東南王氣將興郢中之氣不振宜遷應之爲上使者復命王謂東南木旺以金制之命鑄金人埋以鎮之因置

今之耕牛不免刀俎欲望犧牛一日之樂而不得痛哉

赤孫

次子辯

三子論

金陵邑召蹻為將不一年黔中盡平因山築五城王以為能令畧西南夷以寬肘後蹻兵行千里直抵滇池水源末狹有似倒流故名而貴陽始通中國蹻復伐夜郎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臧之因有椓牂牁處名其地牂牁建且蘭城王後秦師擊楚道路懸絕蹻不得歸乃自王於滇唐末子孫復據其地改為蒙氏謂祖莊子蒙人分六部南詔最強陶朱公以貨殖經營居積富厚三致千金即散與貧交公有三子長曰赤孫善謀而吝次子辯勇而戇直使遊學於外三子論幼而懦居家習誦辯遊至楚醉後殺人繫獄從者歸報公謂殺人者死法也然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出金治裝令少子入楚營視長子請死曰父不遣以為不肖也毋強公

令赤孫往公致書莊生命進此書與金聽其所爲愼毋探其行事公歎曰長子往（此其識之明）而次子死數也赤孫不之省至楚見莊生出父書并金致之莊生命之速行赤孫潛留探聽（壞事）莊生入見王言熒惑臨翼軫犯貫索王欲禳之莊曰夫貫索天之牢獄若釋其冤濫或可消弭王下令盡赦罪犯赤孫不知莊生之謀往索其金莊以金還之而惡其欺已復（量狹）入見王言有殺人陶犯出獄揚言謂賂王左右始有此赦王令獨追陶犯正罪戮於市赤孫斂埋負金而歸公曰此汝吝財所致也赤孫悔恨無及墨子自去齊北遊遇犢子於東陽言陶朱即天師岐伯即往見之公恐其在妻孥前

華藏

楊布

鴻言邀至外舘恭待叙論數日公曰子又生孫子久欲棄
此曾憶吾師有言財者所以就事也道成則無用財也且
財曰利利能害人如此則財不可以久積也孰若吾身之
多於財也吾故常散財以贍貧將尋吾師以還清淨墨子
曰天師不忘師祖弟子亦念本師未知今在何處公曰猶
子前見我時言扁鵲與郭偃史蘇居恒山後聞與姑布子
卿入晉墨子拜別西行陶朱亦不歸家遂撒手南遊楊朱
欲行其教與孔孟爭衡聞梁求賢甚切與弟赤西見梁王
言治天下如運之掌王笑曰子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
畝之園而不能藝何也楊子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

羞殺

胡說

者不成小王曰此非寡人所知也淡得好楊子至鄭訪列子有云
爲壺丘子林引往仇池會文始也楊子在齊魏宋衛之間
行教從者甚衆時孟子復去齊適梁惠王求教孟子執言
仁義終不能用當是時方務攻伐而孟子辯理義之微明
性善闢邪說是以所如不合先是浮丘翁又牧鷄於鳩兹
黄山大江中有老蟆蛟也竊食其鷄浮丘欲俟而殺之鎮居
山上莊生常就之談道將丁令威託其教誨自乃挈妻歸
宋隱於曹州之南華山著書不輟洸洋自恣名其書曰南
華經共三十三篇偶遊山下見荒塚纍纍一墳封土未乾異哉
旁坐縞衣少婦舉扇向塚連搧怪問之婦曰塚中良人生

時祖愛遺言土乾方可他適莊戲曰願代一臂可乎舉扇
墳土頓乾婦喜謝而去莊歸言其事田氏曰甚矣其不賢
也莊曰常情耳田知諷已遂忿然設誓未幾莊生忽病而
逝田氏悲傷殯殮數日有少年云楚王孫特來從學聞先
生已歿至靈前下拜欲留誦讀遺書館於左廂將半月田
氏潛問其蒼頭知王孫未配即浼其爲媒王孫恐干物議田
氏曰未經北面無礙也除服成親王孫笑指柩曰先生復
生矣田氏顧望回視王孫即是親夫所化驚慚無地自縊
而死莊生將空棺盛之乃箕踞鼓盆而歌

大塊無心兮生我與伊。偶然邂逅兮一室同居人之無

慨世之詞

良兮生死情移真情既見兮不死何爲噫嘻我非伊夫兮伊非我妻大限既終兮各自分飛

歌罷取火焚廬遨遊濮水垂釣自樂復至中條山見二人對奕巖下局竟一人推枰而起笑曰師弟此局又負矣玄衣者曰爲人莫學棋心殺奪無厭也莊生問其故二人揖坐於石衣淡黃者曰予魏人尉繚此燕人文摯同投支父風眞人學兵法本師以爲凶危之事未可輕授且教奕棊賭勝未知何意莊生因請見風后引至洞府風后知是老君高弟敘禮遜坐莊子求謁天母玄女風后曰家師越歸厭山中煩擾令我居守於此自往碧落靜鍊近有繚摯二

尉繚

子欲學兵陣故先令奕碁以決勝負碁與兵合有動靜進退之道能決勝於局中者即可語以兵機善敗不亂者知表裡陰陽可教以醫術摯敗不面赬口不歸辭吾將作書令往恒山投秦越人悉求其秘尉繚留學韜鈐為帝呈混一輿圖也當晚款待莊生明日命摯往恒山學醫摯勤習數年業愈通拜辭扁鵲南遊自號負局先生常負磨鏡局循行吳市因磨鏡時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有即出紫丸赤藥與之無不霍愈如此數十年值楚大疫先生家至戶到以藥療之愈者萬計後上吳山絕頂歲歲懸藥與人下濟疾苦復欲北遊宋地訪同門墨子猶子去時詔下人



蘇代　蘇厲　燕文　趙肅

曰吾欲還恒山爲汝曹下神水於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崖間流下病者飲之多愈鄉人立祠十餘處祀之初蘇秦回見父母兄巳亡過二弟代厲俱長秦求見周顯王以自强策説之王不能用復回家治裝入秦見惠王説以兼并書十上而不納留秦歳餘貲用乏絶而歸因取陰符之謀誦之得縱横術關東地縱長合六國而擯秦關西地横廣破縱道而連衡揣摩既成先往説燕文公悦之乃往趙説令一韓魏齊楚燕趙合從擯秦肅侯厚賚之使約諸侯適秦攻魏將移兵於趙蘇秦遣人託名賈舍人去訪張儀儀適爲楚相昭陽所辱聞秦相趙欲往無資遇舍人載至趙修刺求謁秦故爲傲慢激

之入秦舍人亦云欲往秦國復爲儀治衣裝僕從同入秦出金帛爲儀延譽惠文王召爲客卿舍人始述蘇君之意儀曰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趙肅侯封秦爲武安君約從列國路由洛陽父母二弟妻嫂俱縈之入楚威王如約六國君臣至洹水會盟泰請六君俱稱王六王封秦爲從約長佩六國相印是年齊威燕文韓昭魏襄齊宣燕易韓宣惠嗣立此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初鈕御予明爲龍迎去止於陵陽山上春餐朝霞夏餐沆瀣山頂去地千餘丈常大呼下人至山半與語自言爵籥玉之後棄縈歸隱以賓爲姓因放白龍而得道聲振山谷所言吉凶皆驗其弟子安

○齊宣
○燕易
○韓宣惠
○賓子安

琴心調和心性也

來尋問光釣車在否子明云投於溪中安往求得之終日釣於旋溪不獲一鱗後二十年安死葬於黃山有黃鶴來棲冢樹鳴聲如呼子安不輟安忽自地底躍出乘鶴而去蓋子安伏土仙成子明遣鶴來迎聞宋國冠先亦因漁入道往尋不得遇負局先生問及負局言會見犢子曾云冠先即涓子初名任光令往霍山大明彭眞人處訪道矣子明遂别負局徑投南嶽尋見涓子已勅爲太虛眞人君潛山爲副子明留年餘盡得涓彭二眞道術乃别遊於中原涓子著琴心三篇中有玄理子明雖受其畧未得其精因復投鬼谷研究其理鬼谷自蘇張下山亦出遊塵寰欲覓



琴高

有根行者入道先往石閭度孫臏升示前因臏乃悟遂從國遊蓬島過方子春與其徒成連鬼谷與談琴理深相契合復轉入中國過中條進謁風后風后正爲尉繚立心悠刻不欲教以兵事乃借言將與莊子遠遊轉託鬼谷教誨尉繚隨回雲夢日與孫臏周旋聽講陵陽子明來學琴十有三月盡探其奥鬼谷稱美之曰塵世之琴無有高出於君者矣子明欲遊人間先生爲改其號曰琴高出二簡令遺蘇張臏曰先生何繾綣於二子也鬼谷曰自古無懵懂仙人蘇張俱絕世聰明仙家所最惜者琴高往趙見蘇秦示之以簡秦恭立捧讀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不能久茂。今貴朝露之浮榮。忽松喬之永壽。夫女愛不及席、男懽不畢輪。惜哉。

秦色沮䫉、時歎曰、至此愈不能（世事皆然）中止耳。待琴高爲上客、欲薦於趙王、俊翩不偕凡鳥集、貪夫焉識逸民懷。

陶朱貨殖、亦云多事。茹生反覆、可謂不仁。二事皆非神仙所爲。吾疑陶之非長桑、莊之非子休也。

計然以魚度涓子、子明其救世之心、猶是尘茅以漁之本色。子明更號琴高、以魚救世、眞能大其傳者。

蘇張洵是仙材。鬼谷所以戀戀也。至喚之不醒、其聰明已爲勢利所汩、變爲聾瞶矣。惜哉。

楚懷

趙武靈

紀消子

[illegible]齊大人殉節流芳　○○馬成子受丹超俗

琴高力辭留秦第半年是歲庚寅秦王知趙肯倡從約欲伐趙張儀進曰誠以重利求成於魏復結婚於燕則約自解秦許還魏地以和魏報聘趙上召蘇秦責之秦惶恐請使於燕琴高亦去趙南遊秦知解從約不與魏地復興兵伐之張儀勸魏割地賂秦秦以儀為相時楚威王已薨子懷王立明年趙肅王薨子雍立諡靈蘇秦去燕適齊宣王以為客卿王好鬬閒消丘有紀消子者得浮丘之傳募養鬬雞十日問可鬬乎曰未也猶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庶幾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於是令與異雞鬬無敢應者皆

陳仲子　陳戴　仲妻

反而走紀淯曰以之經國理身猶似也紀與陳仲子善仲子之兄戴為齊卿仲子以爲不義適楚居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遣使持金百鎰聘爲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結駟不過容膝方丈不過一肉而懐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不保命也仲子即出謝使者相與逃回淯丘爲人灌園時蘇秦復重於齊知紀陳之名再訪不見已亥秦師伐魏取曲沃惠王怒謀爲合從仍推楚懐王爲從約長張儀去秦仕魏惠王聞尉繚子善理陰陽深達兵法與弟子隱於夷山聘至穰陳兵法二十四篇其論主於分本末崇節儉右文左武雖本

至於純王亦已窺見治本張儀問其從來云是鬼谷門下儀大會過疑其詐已慮與秦爲患勸魏勿用繚留朞年不辭而去琴高賫書見儀儀讀曰

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乎華霍之梓櫂乎葉干青雲根洞三泉千秋萬成無斤斧之患者亦所處然也省之慎之。

惶悔無已及問繚於高始知果是先生高弟遍訪已不知所之高問齊楨孟嘗君田嬰之子名文嗣爲薛公招致賢士客常數千

畧

雍門周

人高先使弟子雍門周徐州有雍門村是其居處往見自陳善琴孟嘗

令鼓之周乃奏清商聞者泣下孟嘗問所從學周曰學於

【慎靚王】琴高遂聘高爲上客周顯王崩在位四十八年子定立慎靚是歲

【燕噲】辛丑燕易王薨子噲立明年梁惠王薨子襄王赫立客卿

【梁襄】孟軻適齊齊人忌蘇秦者刺死於朝匕首入腹琴高往哭

之曰季子不聽先生之言致如此豈非聰明之悞耶高遂

遠去張儀聞秦死乘間說梁襄事秦儀仍爲秦相秦惠六

【司馬錯】乙巳年儀請伐韓司馬錯請伐蜀儀爭之錯曰夫蜀國

也擾之利盡西海而有禁暴正亂之名如必攻韓將劫天

子惡名也神人之所不欲恐未必利秦王善之命錯爲上

將蜀台山之險恃爲外户錯乃爲五石牛以金置尾下

古蜀主

△五丁後

△二美女

度世君

司馬得仙何易救世功大也

◎唐建威

◎李德芟

揚言能糞金將以遺蜀但無路可達耳蜀主聞而貪募五丁之後鑿山開路以迎錯以精兵尾進取之遂定蜀錯見所鑿之山二峰插天如劍名劍山為大劍小劍中曰劍門兩崖峻絕鑿石架閣而為棧道名劍閣錯步登大劍絕頂見二美女顏色如玉相對煉丹錯叉手問之二女婉容曰老君令候度世君來與以成丹錯曰救蜀亂非度世君耶公然自任乃掀爐視之丹成如日遂取而咽斗忽身輕欲舉顧二女謂曰有三將在軍中可招之同去二女曰恐無功德當之錯曰唐建威以慈施貧李德芟以藥濟病宋雲刃以言覺迷三人異術同功應無不可二女諾曰惟命錯即發聲如雷呼

宋雲刃 | 赧王 | 子之 | 燕昭 | 無盐 | 季達 | 齊湣 | 韓襄 | 秦武 | 梁哀

三將上嶺分食餘丹齊騰空而起二女亦隨之去偏將申奏舉朝驚異周慎靚王六年崩子延立是爲赧王遷都王城是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齊因伐之殘破其國燕人迎太子平於無終山立之昭王盡復故地齊宣王少子季達無盐所生受封平原陸鄉曰元侯後遁接輿入峨眉修道其子孫因陸爲氏宣王薨齊閔王地立湣一作韓宣惠王亦薨子襄王立庚戌秦惠文薨子武王蕩立張儀復至魏襄王已薨子哀王用之爲卿踰年卒秦武素好力戲用烏獲任鄙孟賁爲將使左相甘茂伐韓獲隨城折肋而死五年使右相樗里疾深通地理受青烏公傳開道三川直入洛陽赧王遣使郊迎秦武謝弗敢見入太

六獲
十任鄙
十舌賁
十甘茂
十樗里疾
司馬言驗
口秦昭襄
回屈原
口楚頃襄
口趙惠文

廟傍室見龍文九鼎各重千鈞腹有九州字記武指雍鼎
曰此我秦鼎當携歸乃與孟賁橫關對舉而扛之武怒力
盡墜下壓斷右脛夜半痛死老明曾言王遷王動非文人所知蓋周武秦武所謚相同
疾奉喪歸立其異母弟稷昭襄恭賁以正罪賺楚王至秦使
納地自贖客死於秦三閭大夫屈原立太子橫頃襄王趙武
靈恐地日削傳位次子何惠文自號主父胡服騎射畧地西
北秦王聞孟嘗君之名聘之適燕使蘇代至齊言不可往
匡章言宜往齊湣不決獨門下客琴高告孟嘗以還返之
衚指同門二客善鷄鳴狗盜令同入秦卒賴二人之力得
脫虎狼之窟丙寅韓襄王子蟄王立魏哀王子昭王立昭

匡章 韓翟 梁昭 魏無忌 趙勝 宋辟 宋康 韓憑 何氏 大文夫

王少子無忌號信陵君謙恭下士食客三千餘趙平原君勝亦好士賓客嘗數千琴高往來趙魏遊二公子之門聞宋無道往察之宋康王乃辟公次子毋夢徐偃王而生遂名偃逐兄自立暴虐稱王遊封父之墟遇採桑婦美築青陵臺望之訪為舍人韓憑之妻何氏一作息氏息乃諭憑獻之不從即其家奪之憑悲憤而死偃召何登臺曰從則為后何作詩二章以見志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富貴不能淫

投臺下而死後名烏鵲歌埋其屍與憑塚相遠一夜忽生文梓

齊宋惡常如是

⊙公孫丑

⊙萬章

⊙告子

⊙孔穿

二木句日長三丈許枝成通理有雙鳥集樹交頸悲鳴里人哀之謂其夫婦之魂化宋偃道弓矢於座側凡進諫者即射時號桀宋琴高自云趙人以鼓琴謁見宋王欲用爲舍人以代憑職高即極言其過惡偃怒引弓射之高行涓（快甚）彭氣禁之術宋庭君臣如木偶高徐步而去未幾齊湣王糾楚魏伐宋破睢陽偃走投神農淵而死齊滅宋後孟軻見其強暴遂歸鄒與公孫丑萬章告子諸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門人記其語作孟子七篇傳世卒葬於四基山旁湣欲伐周遷鼎孟嘗諫不聽適魏依信陵因使結交於趙信陵勸王以親姊嫁平原孔穿自魯適趙平原知爲仲尼

公孫龍

旋波

提謨

此段問所

木蘭

之玄孫禮敬椅異容有公孫龍者能為堅白異同之說即守白也堅執其是與衆異論也與穿論藏三耳一耳主聽二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其辯甚析穿弗應乎原問之穿曰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君將從易而是乎其亦從難而非乎平原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龍遂去而之燕燕昭二年廣延國獻善舞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脂凝體氣香馥王登崇霞臺二女設麟文席散華蕪之香云此香出波弋國侵地則上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則肌肉復生以屑鋪地厚四五尺二人舞步淇上彌日無跡使女伶代

焉得性種
以救窮黎

口屍羅

歌於傍清韻流響空中白鸞孤翔理一粟墮地二女曰此千莖穟一歲十獲一莖滿車王使民樹藝果然圃名盈卓嘉穟二女積年不食王怪問之女曰吾本玄天神女爲王有風報故來富强君國王愈敬信七年沐胥之國來朝一名申屠閩有人名屍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而至燕年百四十歲善於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有諸天神仙皆五六分歌音極細幡幢輿蓋巧麗特絶俄而吹浮圖漸入雲裏能歕水爲雰霧闇數里間吹疾風而散常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一二寸稍至七八尺乘風雲而起復以手揮之龍虎下歸於耳又張口向日有人羽蓋駕螭鵠驅

樂毅　王孫賈　齊襄　君王后　田單　甘需　谷將子

入於口旋以手捫胷上轟轟聲人物復從口出終日遊行城市或化嬰叟倏死更生昭王以為異二女曰留國中街惑人民不如善遣之王遂賚以遊貲送之出境王不忘報齊築黃金臺求士得趙人樂毅乃尉繚之徒用以伐齊大破之封昌國君齊湣被殺於楚王孫賈迎立太子法章瓖太史嬓女為后用田單為將復反闘於燕昭王不聽王慕神仙初有山人甘需云受金母傳授來臣於燕為王述昆臺登眞之事去嗜欲絕聲色無思無為可以致道王從之既久忽有人曰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曰西王母將降觀爾所修示爾以靈丘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乃

亦似尸解

燕惠

騎劫

魏安釐

孔斌

炎帝鑽火之術燃綠桂膏以照衣復有飛蛾噴火集王之宮得圓丘硃砂結而為珮登握日之臺得神烏所抑洞光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王方徇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澹靜之旨母不復降（可惜）需曰母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但在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未幾需亦昇天而去王三十四年無疾而薨形骨柔耎香氣盈庭玄天二安忽失所在子惠王立以騎劫代毅田單計驅火牛破燕軍盡復故地時孟嘗為魏相昭王薨子安釐立齊襄迎孟嘗不就終老於薛魏王聞孔斌賢字子順欲聘為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

藺相如　廉頗　虞卿　白起　姊嬃　漁父

固爲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魏奚少吾一夫耶使者固請乃之魏爲政累陳大計不用遂以病致仕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關東諸侯惟趙有藺相如廉頗虞卿之徒號稱强盛秦王以孫異人爲質於趙令大將白起擊楚頃襄忘仇用佞屈原屢諫被放作離騷以自慰姊嬃歸訪於夔之故宅慰以力耕自食原重違姊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其忠皆爲助力穫米如王號王米田有漁父匿名隱釣於江濱見原披髮行吟以滄浪之清濁喻勸原不省去深山自閑原抱石投汨羅江死乃五月五日里人爲角黍投江祭之恐爲蛟龍所食繫以綵線今龍丹競渡吳楚成俗其

楚王
黃歇
趙奢
韓桓惠
燕武成
茅濛

地遂號姊歸為之立祠荊州府歸州楚王遊巫山嶠岸有石岸立問大夫宋玉屈原弟子稽博古文對以雲華夫人授禹章策之事王聞神女善變化能興雲雨築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祀之神女壇側有竹垂地若篲有槁葉飛物着壇竹則因風掃去瑩潔不污時楚都郢白起攻拔郢都頃襄東保於陳秦復取黔中楚太傅黃歇侍太子完求和秦攻韓僖王求救於趙趙奢大敗秦師越二年韓僖釐子桓惠立明年燕惠釐子武成立楚黃歇頗好道質秦數年聞成陽南關有茅濛字初成博學深鑒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嘗歎人生若流電奈何久迷塵寰中因棄妻子往師鬼谷先生喜其志但言根行尚淺未可傳以

醒世

馬成子

董子先生

鬱鼻天王

蒼精先生

眞道止授以長生之術濛隱華山修煉漸悟精微黃歇乘
暇往叩其道濛曰子猶未去軍國家事何能語以丹旨歇
意未然濛曰子速改圖毋招棘門之慘歇問之不答但二
吾友馬成子慨棄家山得胎元煉氣之法子可往岐陽求
之成子即晉人馬丹敀號列子復歸三晉偶遇本師王倪
引至狄山伯陽川拜覲師叔祖顏如少童號董子先生叩
其要先生曰聞太上昔謂鬱鼻天王曰道生萬物物不離
道道在於身不在他人丹退問其從來倪曰此即黃蓋氏
之弟子也更問伯陽曰子在亳所師之老酋氏丹驚
宛丘祖師所在倪曰師在大宛爲蒼精先生虔青烏

東平生

沈羲

公以正道復為西伯昌今遊於淮泗為東平生多有霑受其益者列子告別時童子先生授以浴芾鈴經列子乃入蜀之鵠鳴山岬居洞修養數年忽李八百策杖至曰此山鵠鳴子當昇仙語言相投復以神丹一顆贈曰忝為內丹藥為外丹服此即成眞道列子大喜曰吾前為馬丹心念此藥也今得以成仙故更號馬成子服丹白日冲舉上朝帝栢後止於岐陽常憑虛御風扶搖直上在空滶遊眺望後名其地扶風有吳郡沈羲善於醫心切救人功德感天聞馬成在蜀得丹棄家往訪時赧王乙卯九年秦昭王元年老君度司馬生居仇池數年引出散關飛昇崑崙路遇馬成召之

曰楚人沈羲行仁救濟今來訪汝可引入蜀學道待功行
成子當遣使迎之業已從先進還應覺後知
韓夫人貞烈捐軀不特芳名千古太上已入籍地仙至
後集始見
。司馬除亂救民。即得度世。亦以見感應之速。念三將同
功。毅然招之不虛度世君各位。
。燕昭以甘棠遺蔭故得卅需助道是以天女至而王母
降雖未見成道之跡觀其歿時自是不同
應得仙者須帶靈根仙骨。如馬成子高眞尚爲援引黃
昌乃心勢利。所以屢訪不遇。

范雎

齊建

朱英

楚考烈

假君

○○神鼎沉小懲强暴 ○○○蟠桃熟大會眞靈

於是馬成子招義居盧峰山與之講論成石父常棲遲其間教服餌之道赧王四十九年黄歇來訪五次不值復往華山見濛亦迷其蹤秦昭以魏人范雎為相上巳日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水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秦王聞齊襄后子建立君王后用事襄后爲女中豪傑乃與齊結好復約和於楚楚使朱英魏人至咸陽報聘因見歇述王病篤歇與英謀令太子微服出關歇度去遠求見秦王王怒范雎勸釋遣之頃襄薨完為考烈王進歇為相國號春申君封於閶闔故城令長子假君居守秦王方築樂宮於渭

南而咸陽宮在渭北欲造一長橋以通兩宮水勢衝激工匠無所用其力聞齊有聖匠應曜厚禮聘為董師曜觀渭水有神物驅水奔騰乃撮土布之水不能流呼神出見神伏身對曰吾貌醜惡知仙鄉善圖物容故不敢出曜致誠拱手曰試出頭當與汝言神不敢違曜曰秦作橫橋無礙汝水道神叩首領命曜以目停視暗以脚畫地神覺之沒水不見曜即令工匠立柱深梁數日橋成長三百八十步（本名橫橋後名渭橋漢武作西渭橋名之曰中渭橋）曜教留神像於橋北京水中惟置腰以上於水而使人識之不敢為祟（後魏武過此馬驚稜置於下）曜辭行昭王以黃金酬之悉散於衆匠謂之曰爾等知魯國

永石公　荀況　趙孝成　呂不韋　龍出世

名班者乎疾馳而去後名其門魯班門歇懼秦之逼致數千客以輔國成石公寓蜀又二百年餘濟渡甚衆聞春申養賢改號永石公率徒數十就之春申用賓客之謀北兼鄒魯之地朱英薦師琴高道德高浮游冀涿間三十餘年聘尊以師禮英又薦趙人荀卿況曾論武於孝成王前後爲齊祭酒學識淵博聘至用爲蘭陵令春申修政練兵楚國復强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夢附白龍而飛明日道過秦異人以爲奇貨可居遂與結交爲之入秦謀見太子龍姬求爲子不韋有美王趙姬懷娠二月獻於異人約爲婦周年産一兒光明如練百鳥飛翔口含數齒背項龍鱗（不韋呂氏子）

趙政　王齕　毛遂　侯嬴　如姬　張唐　西周文公　嬴樛

時壬寅正朔異人遂名趙政不韋約道秦軍王齕圍邯鄲不拔王親督師平原往楚求救賴下客毛遂之力楚使春申往救平原復求魏信陵用侯嬴計竊兵符奪兵大破秦（快怪）師范雎勸秦滅周王使張唐伐韓赧王徙依西周文公公曰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今其時矣不如秦士歸秦不失宋杞之封赧王無計率子姓哭廟三日捧與圖請（傷哉）獻降爲周公不踰月而殂遷西周公於憚狐聚命嬴樛毀宗廟遷鼎於咸陽將遷居民聞鼎有泣聲及以舟運至泗水豫鼎飛沉於水入水求之見一蒼龍鱗鬣怒張波濤蟻（神哉）作舟人懼逃樛夢周武王坐太廟責之命鞭背二百樛痛（快事）

東周武公

須彌大會

覺即患背疽死孟秋朔秦以八鼎陳廟郊祀上帝於雍丘布告列國韓王首入朝各遣相國入賀王欲誇示率衆觀鼎八鼎忽聲如雷（奇事）皆陷入（掃興）地不見太廟震傾時東周惠公班之子武公已立二十五年是歲丙午須彌桃實正熟自崑崙會後整及千載黃老設筵於大地發金簡玉符命官吏分投放請天上天下海內海外真仙其間恐有未遍轉仰東嶽真君查東華籙凡證仙班者俱邀會因白石生處世最久地仙必多相識令青童傳語託其搜閱有功得足者招之同至青臺遥至春申門下窓道其故水石公不敢推委同門惟屬意琴高不與說明先別衆北往齊人趙

趙廓

獸不善變
安

廓學道於永石三年亦辭歸省公曰子道未全安可思歸廓堅欲往公勉遣之廓行及齊力疲止於道市吏以爲犯法將收杖之廓驚走百步變爲青鹿市吏逐入曲巷倦其蹲憩路旁吏又逐之復變白虎急奔見糞壤如丘入藏其中吏呼衆發穢惟一鼠伏地欲遁喝衆捕縛廓術窮原復人形吏執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知廓被困化老翁見齊王建曰聞大國有因能變形者願爲除之王遜之坐召獄吏拘至勒兵圍之公向廓喝曰汝能變小畜否廓知師來救仍變爲鼠公從座上翻然變爲老鴟攫鼠於爪飛入雲中欲帶至會所以根淺行薄乃留於泗水香城自入蜀瀘

嵾山招況羲蟻曰馬成子曾來言及辭以德業未就彼與
犢子同去矣永石念葛由嘗贈我甜桃當報之遂上綏山
有童子守門問師所在答云數日前有太上符冊召往須
彌永石想峨嵋太乙諸眞諒必先去正躋蹐見何侯巢許
嚴諸人問之云地官七友在周仍爲隱士故招齊赴良辰
惟接輿與妻在蜀特來尋訪遂別去永石循江東行經嵖
岈蔡鄧二眞亦承冊召結束將行同至南障遠見匡氏弟
兄隨應元容成大衆永石趨前檢點皆東南人物子喬之
眷屬老彭之妻孥與仙華子女華蓋師徒徧視不見浮丘
因問何在應元曰崇主夾山挈我二子二媳永石別行至

吳招琴高北過泰山念崔文子頗有功行可引入會至阜鄉尋見年雖五百餘不得變騰永石偕與之行中條各洞扃門闃寂將至咸陽琴高曰鬼谷先生嘗言茅濛是上眞之器獨處華山或者未去永石泥其往訪高去斤晌即面曰南嶽眞君與涓彭約五嶽君相至華嶽同藹周三君往邀初成謂學業尚淺未得冲舉在路恐悞會期高去亦以（直是力發文子）此言力辭永石歎息崔文子曰聞茅生之言心竊自愧決不敢去永石尚欲促行見數吏如風而至曰衆聖集侯已久復令前來迎逆永石乃安置文子於涇河之濱同琴高飛歩瞬息過弱水見須彌大地早望見尚坡下羽蓋重重

寄布旛幢對對高楊有四了髻小童凭欄向海南瞭望知有客王入內報知赤水二眞出迎永琴控身趨拜相攜上山回顧林塢間侍衛神將揭諦青童皆張幙設席而飲一路廻廊曲檻異奇奇花直至堂前黃老元君錦欄繡帳珀玦黃冠遍體霞光覆護旁有金童十二各執雲旛寶幢黃老立於東階笑謂永石曰倩子招隱反爲隱者招去永石俯首謝罪引琴高相見堂殿開擲十三間窗牖璧瓏榱題翡翠庭羅錦障地設氍毹左右有黃鐘碧磬爲賓主進退之節佳賓分三等而坐至聖高眞尊居上座道隆德懋者設位中堂後學散仙列於前席金鐘叩處前席降階來迎

揖遜至中堂仙眞各出位叙禮永石見上座高眞皆拱手請坐黃老精坐向東一癯仙叢中走出黃石魯班扶永石入座曰虛席候公久矣琴高次坐於旁赤精道君曰酒進三巡樂奏一闋而子始奉命更酌三觥上獻永石接而立飲宛丘曰此會惟我先來數月衆仙亦宜奉三大觥羣眞笑而飲之永石乃自敘曰焦先以警忌慢鬼谷涓彭見琴高八會送酒相慶永石將沈羲茅濛崔文子精由細述黃老曰茅濛之廬知沈崔之雅操實所罕有候其多積功行迎歸大地授職分司也何候因約巢許嚴并舜之七友亦來未久審視廣筵間每四人合座新增許多貴客皆認不

得蓮合席二位亦未曾會問之始知寒哀王氷二人曰嘗天師初次輩來禮節未嫺尚祈指教何侯曰先輩韜隱乃爾晚末忝愧良多起身重叙坐次寒王固辭何侯欲知新客姓氏乃問並坐之師門子師門隨嘯父來時諸眞未集悉知後來者之詳於是竊指上位低聲而言曰頂負圓光身被七十二色是高上虛皇玉清聖境大羅元始天尊左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摶之不得希夷而微者是太清仙境混元道德天尊右首應變無窮體有葆光注而不滿酌而不竭者爲上清眞境玉晨靈寶天尊左席南面而坐身生三十二色寶光常有紅雲捧擁者即金闕至尊昊天玉

阿羅漢　諸尊者　彌勒

皇上帝也。何侯曰無煩逐位宣揚。只以未識面者言之可也。師門子曰金蟬子下首西坐面東紫金像白毫光莊嚴具足變化無常者。乃西天竺國梵王太子悉達釋迦牟尼佛。前席北面坐者。即其徒阿難迦葉及阿羅漢諸尊者。牟尼左座諸佛。貌古心古。道證不動。歷世最久。溯知未來。乃過去佛也。牟尼右座下不具莊嚴。不着色相。重頤大口。坦腹嘻嘻。手持氣毋者。內藏先天一氣。大千世界之槖籥。舍衛抵陀太子彌勒佛也。青蓮妙相。滿月金容。專務清淨。有大慈悲。西域稱為阿那婆羅吉低輸。即南海補陀落伽山潮音洞普門大士慈航也。常現宰官婦女身說法。隨感而應。尋聲救苦。是

觀世音

文殊

普賢

號觀世音。其道友二人坐於左首者曰文殊佛常謂其有妙德居南土清涼山。五峯像五髻聳出雲漢又曰五臺。仁比旃檀步承蓮朶化通萬彙普濟羣生有大辯才故曰大智師利坐於古首者曰普賢西方稱爲邲輸跋陀居峨嵋西峯自相不常隨求而變神周無朕應念而生有大威德故曰大行神力

師門子正待言及九天三元五嶽師相適有值筵仙吏捧（畧頓一筆）壺酙酒何侯曰但言其概足矣不必細談出處也師門遂約言之曰玉皇同聖父聖母后妃子女列宿星君各部將佐社稷之神周穆王造父賴西王母薦於上帝爲馬監天御趙簡子王良藉天台王君舉爲武庫天虞在漢中天駟

星旁北極玄帝亦同父母并水火二將率諸軍吏天神應元眞君召屏翳爲雲師統部雷霆將吏已上百萬天神或停半空或屯山野下方東嶽帶五子一女及校籍曹官造化神黔羸（亦曰黔雷）嬪妃仙眷南嶽相涓子彭宗西嶽相蕭史周亮并秦穆弄玉太白老人葉君陳寶北嶽相杜冲同扁鵲陽厲負局鄭偃史蘇諸人中嶽相宋倫及蔡瓊鄧種東華帝君帶九子二女神荼鬱壘靈眞子郭叔姚坦之徒西王母領四壻諸女其徒巫陽巫咸女娃赤眞君率南宮列聖廣壽老人熒惑小兒冰精道君設教南渊時舊徒凡有德行者皆歸廣野孟子諸弟子俱亦隨至中條湯武伊周

宛丘之徒姜若春仇池文始宅眷其弟尹軌弁壺丘子林
尹文子列子莊子老成子南榮趎雀瞿士成綺柏矩犢子
陽都女紀渻子季達王子喬同父靈王弟眉壽妹觀香妻
太玄七子二女武夷二子同母太姥妻太陰二女南楚匡
生兄弟玉子之徒太陽子太陰女鬼谷之徒孫臏琴高晉
之師曠周之萇弘吳之姑布子卿蓬萊方子春蜀中葛由
金堂李八百其女弟妙應（原名眞多）大劍山司馬生鄭地赤須
子冶仙梁母歐冶子將莫邪包山之靈威丈人陽山之公
孫聖并公同來之三高人七隱士此皆作會者也何侯謝
教仰視夔龍邊螭虎地之碧玉匾上玄白堂三字乃紀后

褑篆中塡珠鈿皆丈笠箕點鐵畫銀鈎俯看堂中。香騰古鼎。花簇錮屏。八寶承几。五金作筵。案列龍肝鳳髓麟脯雉膏。盤盛火棗交梨。紫芝碧藕。座上客有戴芙蓉冠蓮花冠一字冠九雲冠嵌寶紫金冠剪篺割瓠異製。會中人有穿絳綃衣虹霓衣白鶴衣百花衣列宿山河衣裁雲綴羽喬裝。女眞皆翠翹綉帔風致翩翩。高士則荷衣卉服儀容楚楚。或開懷而飽德。或抵掌而談玄。人人綠鬓方瞳箇箇奇姿異采

一眞正與玄女評論時政。忽樂聲動處有伶人數十。手執樂器金童九人捧壺托案玉女九人執盞擎杯簇擁黃老

出席送酒傾醍醐之漿於瓊琈之杯自首席依次送去將及中堂俱起立遜謝黃老立於筵前命玉女各席送遍然後就坐風后乃問於一眞曰弟子聞德者得也周既失德合爲有德者得之嬴秦何德而得周之天下一眞曰幽王失德西周已亡秦襄實保豐岐而周秦爲同祖但惡其取之以力耳然六國未亡嬴秦先滅未享天子之實而索逋求償者已接踵出矣風后不解復問本師玄女曰子知周武代商以木德繼水而王夫秦金也雖能尅木然木之子火也火能爍金子來報復毋雠始能纔木而王也風后曰五行之義固然猶未知嬴秦先亡於六國之故玄女曰世

確有至里

有王者山魔君先降。嬴秦强暴日甚。故天暗以呂易嬴。斬絕其後呂秦不久亦亡。諸魔殆盡而後眞命者出焉。逐鹿中野為王前驅

九鼎為三代神物。以德相傳。周雖弱而無失德。秦昭以强暴遷之。宜乎豫鼎先沉而八鼎隨去。最妙去於誇示之時。掃興盡情

永石久貪安逸。今番當得勞碌。蟠桃之熟。寓道果之成而木汞金鉛都歸戊巳。三五合一大丹正吉。故蟠桃止見於東西中三處。而南此隱焉。閱者毋以義格而指疵也

劉氏根原有據

〇〇〇善祓諸仙宮演劇 〇〇〇持戒律老佛談禪

復問應運爲誰玄女曰赤帝之子當現於斯時耳問呂秦氣數幾何玄女不答一眞笑曰呂二口也不越二世而亡風后曰周之主天下數十世累仁積德今赤帝當興其先果何如者乎一眞未及答對席宛丘曰其間有段因果昔劉累者堯之後也事夏爲御龍氏曾臨道若之謫龍我以藥活之跨囬南宮色化爲赤令我駕此赴會經過豊之大澤俯視坂上遇夫婦二人察其根由乃知赤龍當顯初御龍更爲豕韋氏商衰徙於唐周復徙杜爲唐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適晉爲范氏士氏士會奔秦後復歸於晉其留

秦不返者更爲劉氏後隨魏徙大梁梁滅轉東徙於豐其人即劉氏子母初夢赤鳥如龍戲之而生其媼亦毋蚪托生我因降大澤阪與語解左驂雄龍（伏漢古同）與之行至洛池又解右驂雌龍（伏呂氏）縱之使其爲偶生將週歲矣我故來此最蚤風后曰劉累聶赤龍爲膾何德（問得好）之而反光大其門宛丘曰子猶未之審耶自黃帝以來少昊之孫有高辛顓頊之六世孫有帝舜舜後有田齊舜之五臣禹爲夏契爲商稷爲周益後爲秦惟皐陶用法峻嚴致傷天和子孫故不得顯然有六蓼之封而堯之功德巍巍邑子丹朱於房式微甚矣今之繼周而王者火也堯王以火德故其後應興也劉累

嘗臨雎龍後必受女主之禍報施豈有爽乎風后曰弟子欲佐命眞主攝伏諸魔少積功行可乎（侯）隣席黃石公曰既有此志予當助子一行風后稱謝周穆離席告上帝曰臣滿欲暫遊人間不識可否帝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天道之常然亦有不能正五百年者今元續十五刼去此尚百餘年子當應運而往不可太先於期致天馬放逸難於羈紲也（伏漢武）西王母曰此去恐昧本來中年當來覲子之得失穆拜謝莊周對席微笑有欣羨之色（伏東方生）玄女曰莊子且耐守星宮待時而動蓋羅天星衆俱有司守神歸則明神遊則昏茅濛乃上界星官居木德歲星宮中周末下降於世今將

女教師是何根行

召入須彌莊周在中條常隨玄女出入天衢寓神於星宮、如朝覲之邸舍上帝以濛未返歲星失守即命周暫駐其宮為本德居攝非陳請奉勅弗敢離也葛由謂四冶仙曰僻處一隅未覩中原之盛欲觀東南王氣望相引一行庶散岳至荒山有造成五色木羊可乘之同徃皆應曰可斯時滿堂笑語合座飛觴有一女教師領女樂百輩翠眉綠鬢皓齒朱顏身穿霓裳舞袖繡帶絲裙手執檀板雲璈鳳笙龍管向前叅拜起立兩班頓開清喉唱出玄歌一闋鶯聲嚦嚦婉約悠揚歌畢餘音繚繞梁間黃老隨命起舞衆女童皆撤去樂器長袖摶風輕裾飄緲如遊龍飛鳳觀者

優孟

世號老郎

孫叔敖

惜其曲不傳定不似

無不怡心悅目舞罷即傳杯走斝以供使令少頃走上數對美少年錦衣花帽博帶烏靴跪稟曰南楚侏儒優孟善體人情揣摩形態嘗扮孫叔敖感悟楚莊故元君召劇爲大演仙官尊我等嬉戲排遣情懷今有新演時文敢侑諸上眞一觴時堂中徽暗黃老命掌燈頃刻寶炬流舍珠燈躲彩諸伶結束登場演出吳越爭衡之事始而夫差報越勾踐敗棲會稽范蠡侍之入吳繼而歸國聘處女陳音教習君子軍謀伐吳夫差寵西施信伯嚭戮伍員端木子說吳伐齊救魯夫差北渡與晉爭盟越兵乘虛破姑蘇吳亡越霸蠡見幾遁去而終有知音者擊節低和狂放者拍掌

浣紗腔扳

後世僅去喫東西贈土宜水火無求於人也

稱奇王倪戲謂陶朱曰持危（雅謔）宗傾大夫之勞也當日固如是乎陶朱笑而不答在坐姑布公孫冶仙劍仙身歷其事不勝感歎夜將半赤精水精亦出席送酒曰蟠桃大會木公金母已曾作東今又荳蔻闘筵惟荒山無物相邀敢借獻一樽伸敬自首席送至老君前老君遜謝曰道君適周時重約會期予訂以周亡再晤今果然矣水精謝（應筆不漏）指教之德奉過元始玉晨上帝諸眞廣壽柏皇上前代勞各席送畢皆酕醄醉意惟西方釋迦諸人不飲爽然自惺偓佺問曰此仙家醽醁非人世麴蘖之比（發明）我師何為不飲矣尼曰（答得好）醲或不同而名則無殊醽醁非醉心之味豈俗客能嘗麴

三教合參

要仙做此

此理更微

業有亂性之權乃衆生宜斷五濁世中切見煩惱上善稱衆生命有接引下根防微杜漸（是曰是）若非行自本身愚蒙便生疑見所以五百大戒先於我始水精曰善哉老佛之言即吾儒克復之功也偓佺曰酒能亂性我師戒之又能陶情仙家飲之我今無酒且從佛（諢得妙）遇酒仍學仙不必拘此執彼也黃蓋齋壽五龍巨靈諸人皆笑文始曰但能性命歸眞便與乾坤等量假天漢作屠蘇引長河爲酥酪猶窪樽而杓飲耳老君微笑頷之觀音素喜清淨乃恭敬問佛之設教云何牟尼曰我好釋故以釋爲教蓋釋去（詮釋字亦妙）萬緣之意也文殊普賢亦合掌求示牟尼從肉髻中湧出百寶光怡然曰諸

世尊見問請言其概世人皆苦空貪着入垢執迷我教以觧脫嗔痴煩惱斷除慧業塵勞覺彼愚蒙拯諸沉溺拔有漏之身超無量之刼以戒律為教文以禪定為功課彷佛乎天尊之醍醐甘露也三大士歡喜謝教黃老曰承諸眞不棄屢降荒山無以為敬有新成九鼎神丹服之者與天無極呼內侍取來有項推一輛小金輿至堂壘無數丹藥滿座周旋每位一顆恰符其數無有餘欠黃老命金童以所著正一經九卷陳與各席傳觀一遍齊聲讚美曰元君立言無上王眞玄妙旨也飲至夜闌皆起告辭赤精曰既因蟠桃作會且待摘來上壽以應千歲之期黃老曰桃核

故爾雖出於衆樹間典守之人成熟時被紫鸞玄鶴丹風黄猿採啄狼籍已命小童去摘未知可能遍供究丘浮丘應元鎮元皆曰長筵廣席酒已過多不若偕至林下隨意摘嘗鮮果何必定於桃實羣仙曰妙哉出席相携同步遊遜下堂只見

數百對碧綃燈高挑前導照山徑崎嶇幾千柄翠羽扇貼近横遮防露華沾濕風清三界步虛聲月白九天流瀣降參横斗轉氣朗雲消曉籌初唱共瞻飄渺天關旭日將升乍見微茫烟樹隱現樓臺宮殿從衡匾額標題金光掌戊己堂繡袍仙吏紛紛中央殿廣明殿羽服道

流簇簇資始樓頭玉而仙姬馮碧檻承天宮外金瓜力
士畏黄巾數不盡翠閣瓊樓遊不了華亭茂苑無限峰
巒絶壁環廻洞壑層巖天成池沼化龍金鯉潛游生就
橋梁顯瑞青麟閒走欲眺望有臺榭登臨思延竚有軒
亭徙倚古檜長松夾樹委蛇曲徑清溪遠岫迴遮幽雅
仙居非徒杖屨難窮即使舟車莫遍
行至一處殿額上書神龍殿門横金鎖户扃銅駝外列守
門神將旁叅值日功曹容成公喝退神將躍上窻櫺一望
果有神龍數頭熱騰騰一窩盤踞問黄老曰獰惡之物豢
養何爲黄老曰此水宫禹王收貢金所鑄之鼎三代以德

九鼎有歸者

相傳耳兄俱有龍文歲久通靈不欲就鸞成陽隩來告我命力士攝至建此殿居之命功曹啟鑰引進九鼎按方而列諸眞曰神物豈久居人世哉觀歎良久出殿由磴道而下在山腰望去坡前金杏黃梅赤桃紫李纍纍滿樹企童提筐執籃滿貯奉獻比方諸崑崙者更覺紅大啖之甘美非常回看樹上猶自茂密蓋地大而舒土肥而厚也羣仙入林恣意採食小子章摘四顆紅大者懷之朱襄君紀后曰食之足矣懷之不已甚乎章惶恐曰家母不嘗此味久矣況今尤勝將以歸獻羣仙皆稱其孝西母適聞之轉謂女媧曰子長女太姈次女太英配應元二子三女太武已

標纂二字於此實授

張老

袁公

嫁容成幼女太眞爲有黃之室惟四女大纏未字觀小子賢孝願許以歸之煩神媒向太乙道意女嫻承命言之太乙應允即令章拜謝時老君與莊子臨溪偶語王母之侍女各以錦袱包裹果品莊子笑曰口燥假以止渴遂自解袱來取母曰不問而取爲盜子又來偷食吾桃罰不畏青鳥耶莊子曰如言青鳥正當謝教彼時不遭其啄焉有今日老君曰嗟乎世多歲久精靈雖經揉鍊未受琢磨仍屬野仙吾子可謂因啄而成器矣莊子曰弟子在中條有張老者自言堯時甲子生學問淵博好穿素袍附居山之陰就學於玄女又一徒曰袁公自教越歸山相隨學藝極能

變化精於擊劍、當此大會、玄女教其努力勤修改易面目、許以入會、老君曰、大盈若冲、子未可自足其志、莊子愧謝、王母曰吾子曾寓冀州蓮花山洞有神人居焉得傳其道否、莊子曰弟子慕其名、往候年餘、不得一面、其女徒麻姑云師藐姑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於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癘疵而年穀熟。吾以是言、往而不信、麻姑誚我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聽。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謝問其師之歸期、更問曾與高真接洽否、麻姑曰吾師窮遊八荒、歸期無準、其性傲忽而淡遠不喜與

點出藐姑

物接故凡都會之所未嘗往與王母曰此乾坤至精之氣所鍾予識之久矣問訊之際有一人跛步拄拐過玉關橋老君呼之曰李鐵拐勞碌到何處去且來少憩有事託汝凝陽稽首曰何事見諭老君曰吾子嘗爭中條知張老之根由爲我寄語教圖向上事時至成眞尋常莫及也凝陽曰足見慈悲方寸歸即傳示使其自勵忽聞玉磬琤琤連響老君曰客將行矣見橋南青龍駕輦白鶴隨軒天上馬眞先回黄老送至雲衢而返山前高張翠蓋整飭旌幢五嶽君栢因政務倥傯皆欲辭去涓子雖居潛山爲大處眞人見須彌景致况吟注想黄老喻意爲衆宣言曰此山形

如蓮花其下根抵極小漸上而漸大大處爲四洲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南北去極各九十一度半東西之極各當天地之中處四海之水在須彌山頂盤旋而下注於大海日月星宿環行其津迭爲明暝也涓子曰周禮土圭測日至之影尺有五寸爲天中謂潁川陽城是又驗得衡山無影過衡山則景在南故交廣之右爲日南陽城去夏至黃道十二度天上一度僅值地二百五十里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約算圍三徑一得一百二十二度該三萬五百里若依舊說地徑二十四度豈止六千里乎黃老曰有謂東西南北皆九十萬里者又不詳四海內

外、自是不足論、然海内不過二三萬里爲實、而海以外又有如四洲者。亦非虛也。聖人以陽城爲地中、蓋惟聲教所及。則以人合天之道。但取九州之中爲中足矣。不欲遠騖爲奇也。夫天地之大。果止禹貢耶。要之陽城乃大地之辰位。天頂正圓圓處尚高。辰間低。以勾股法算之。故寸景僅得二百五十里。衡山無影。非王午之無影。專稽於晷度有高下遠近之變耳。涓子復拜問釋迦曰、西城諸國偏在瞿耶尼、其理與數亦相符乎。佛言普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別有利未亞、歐羅巴、亞墨利伽、墨瓦蠟尼伽、四洲在其外、此則大地之根墝、畧可觀矣、天竺直阿耨山之正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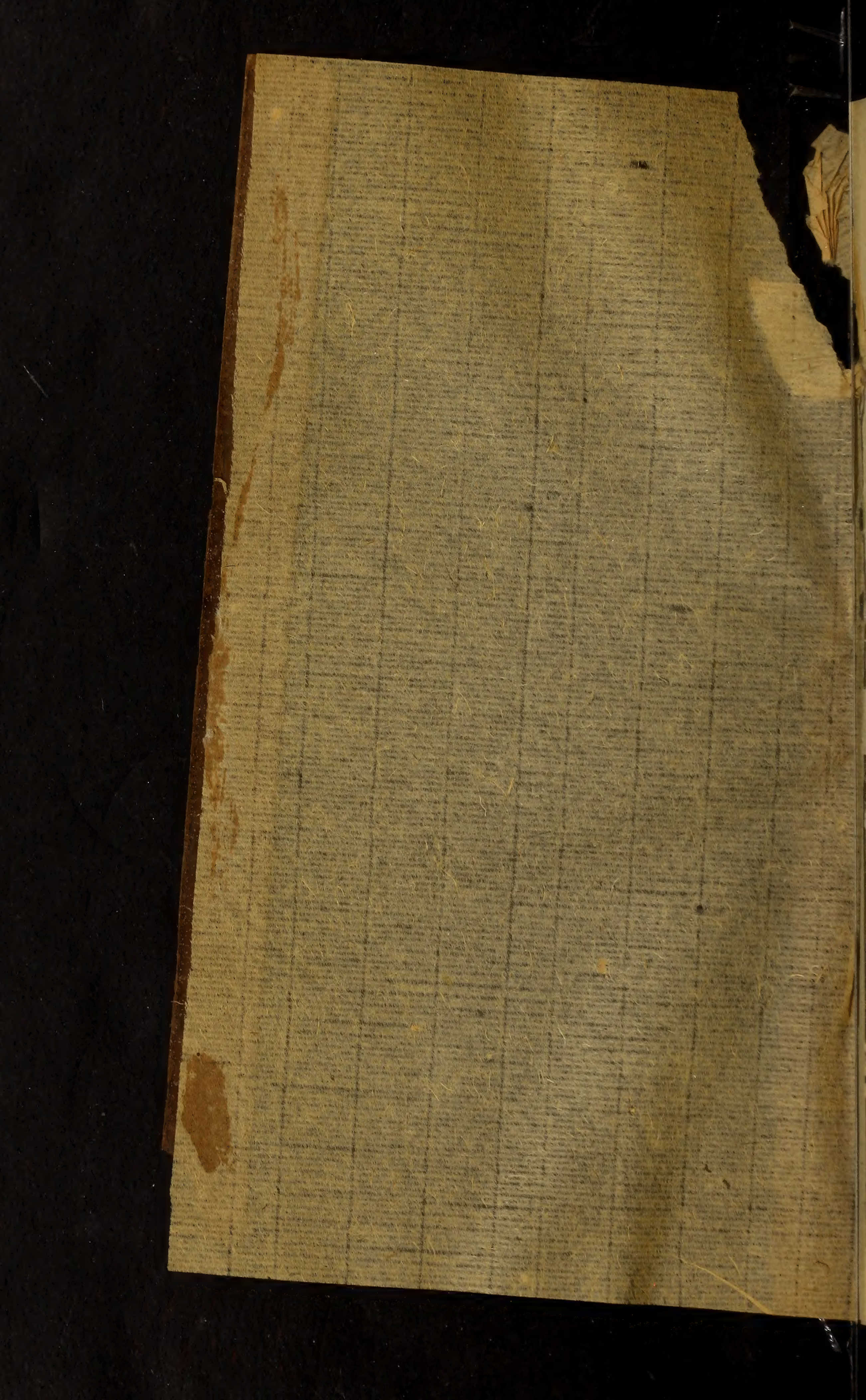
即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爲四入中國爲黃河自東海其三而各注南西北海中國實在東南爲贍部洲相通七十餘國如朝鮮日本流球交趾暹羅天方大秦安息波斯條支回鶻諸國皆在其内東北大洲曰勝神西北曰俱盧西南曰牛貨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土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象其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環處娑婆之外形皆偏側尖缺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云涓子復問諸天亦有名乎黃老曰周有三十三天各有帝宰高上曰須燄摩天（玉皇所居）次曰兜率陀天（諸佛所居）（又曰離恨天）四大王天忉利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

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邊動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四象天、常憍天、持鬘天、堅守天、當須彌山頂、爲帝釋天宮、

優孟所演。吳越卑隱。諷岐伯諸人、最妙極熱鬧、後繼以老佛談禪。祛掃貪癡、與爭王定伯者、針鋒相對、觀此可知鋤强扶弱。仙佛猶以爲過。

周亡九鼎歸秦、漳與後九鼎絕無下落、讀此始知歸神大地九州土宇、宜爲黃老掌握。

此會宣周秦代謝、故炎漢受曆、卷中大關鍵也



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
無邊動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
四象天常憍天持髮爲天堅守天當須彌山頂爲帝釋天宮
一優孟所演莫逆事。隱諷岐伯諸人最妙極熱鬧、後繼以
老佛談禪祛搧貪癡與爭王定伯者、劍鋒相對、觀此可
知鋤强扶弱仙佛循以爲過。
一開七九鼎歸秦漢與後九鼎絕無下落讀此始知歸神
大地九州土宇宜爲黃老掌握。
會宜同春[illegible]